

東南大學叢書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 實 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學大南東

疏講志文藝書漢

著實顧

行發館書印務商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Series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SECTION" OF
 "HAN SHU" WITH NOTES AND COMMENTS

By

KU SHIH

1st ed., Aug., 1924

4th ed., Jan., 1929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漢書藝文志講疏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顧實

發行者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上海寶山路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平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關中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郴州 重慶 廈門
 廣州 潮州 汕頭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自序

清儒金榜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

王鳴盛二十七史商榷二十一引

信哉。金氏禮學卓卓，故能爲此言也。天下者，指中國一家而言，非今之所謂

員輿之天下也。然不通漢藝文志，誠不可以讀天下書。而不讀天下書，亦不可以通漢藝文

志。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

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亦限於時風衆勢，遂致所考漢人傳經源

流，未能明析。」同上十七史商榷此就六藝而言，已足徵前人之違失。而漢藝文志所述，不僅六藝

已也。夫有讀一二書者之言，有讀千萬書者之言，有讀書而未嘗讀書者之言。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故言之者難，而聽之者爲尤難也。此自古聞人學者，所以猶多不免譁衆取寵之誚

也。夫中國古史茫昧，曩嘗欲撰上古史，而徵信於先秦羣籍，尋其自然之證跡，而不敢穿鑿

也。久之，乃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大戴禮五帝德篇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

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天下篇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

殷將亡而內史向擊載其圖法之周。呂覽先是夏商之亡，亦不足喪其故籍。惟周人施教，詩

書禮樂，官府所守，三代是囿。三五先典，祕在柱下。惟史氏則習之。故周衰而黃老之術大盛。

明周之柱下史老聃，傳黃帝道經，故曰黃老也。遂人伏羲神農之言，亦時見百家稱引，則均

之史氏所流傳也。孟子私淑諸人，未得為孔子徒。故但知諸侯皆去其籍，而聞其略，其言甚

粗略。孔子本老聃之徒，傳其文學於子夏，傳易於商瞿。子夏傳詩，五傳而及荀子。商瞿傳易

再傳而及荀子。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作傳，丘明又六傳而及荀子。故荀子於學最邃，於孔

子之傳最真。是以其書詳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復稱引道經。解蔽黃帝金人銘。太平御覽三

綱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觀金人銘。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晉可為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而今本脫佚之證。則其稱五帝三代之傳，人傳政

必確信無疑。而况夫其與孔子莊子之言，初無二致哉。由是而斷言之，則周季學者有傳孔

子之六藝者，有傳神農黃帝之書者，皆非無自，而不可偏擯者明也。其有互相攻擊者，必其

不該不徧，有所未習。或傳聞異辭，遂致紛歧也。尸子呂覽雜議之書，平視百學，規模遠矣。秦

火而後，漢至文景之世，儒業猶未起。賈誼。新書修政鼂錯。漢書食貨志不諱誦述神農黃帝

顓頊帝嚳遺語。尸呂之風，猶未沫也。武帝建元元年，親策賢良。董仲舒對，「請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是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樹之風聲，幡然不變。淮南王本好浮詞之紈袴也，其著淮南內篇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訓修務司馬遷家世史官也，不敢目曰依託。其作史記一則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傳貨殖再則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

五帝本紀三則曰：「學者考信於六藝，虞夏之文，可知也。」傳伯夷甚矣其爲譁衆取寵也。然而揚

雄猶以爲未足也，故其著法言稱：「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

問神篇又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篇吾子蓋武帝初崇

儒術，標格猶寬。至西京末葉，成哀之世，儒益酷急，屏異已尤甚。若以追比夫荀子，去儒術之

全，益遠矣。當是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祕籍，向撰敘錄別錄，歆奏定七略，其崇儒與揚雄適相

頡頏。及班固作漢書，亦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傳司馬遷故志藝文，原本七略。

此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所不能不有歎焉不滿者也。雖然，清儒考證之學，上凌姬漢，僞枚

本古文尙書已暴白於天下，而無可疑義。嘉道之際，吾鄉莊存與劉逢祿復唱常州今文之

學。末流龔自珍魏源之徒，承風簧鼓，誑惑後進，至今猶流毒未熄。而試一審漢藝文志，則今

古之傳，犁然秩然，晚近之說，豈堪一噓。此又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而有所不覺爽然大快者也。要之，治歷史之法，有一字要訣，曰如，如其原來而不加穿鑿。以孔莊荀三哲之言，而知上古有世傳之史，循是而正漢藝文志，則漢儒無所逃其褊衷。以漢藝文志而正漢氏迄今，爭今古文者之謬，則妄人無所逞其淫辭。所謂本正而未自理者，是已。王氏漢藝文志考證固爲專書。此~~傳~~則如齊召南漢書考證、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咸遞加而有進。然讀天下之書，而後能通漢藝文志者，猶未盡也。余復爲此疏，乃當前人搜羅剔刮，既精既詳之餘，而復有所搜羅剔刮，終以不可盡載，則約而存之，爲成學治國故者要刪焉。書成兼旬，宜多漏略。補綴求備，俟諸異日。中華民國十年秋初，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申鑿時事篇，案末句有誤。然實則因文字之今古，而後生義說之今古，故尤以文字之今古爲本也。夫六藝經傳百家之書，原始皆古文也。故爾雅在古文禮記中，其釋經之異文，詳陳玉樹附雅釋例說者謂今古文並釋也。豈知爾雅及其所釋者，原始均皆古文哉。

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燒書，以古非今者族。而古文今文之別，始興焉。且秦博士七十人。漢文帝時，博士亦七十餘人，正承秦制之證。武帝黜百家博士，獨留五經博士，後增而爲十四博士。後漢書 儒林傳此所以終漢之世，立於學官者，皆今文博士。承秦故也。武帝本不好樸學，漢書 儒林傳尊儒徒名而已。宣帝好刑名，以王霸雜用。故武宣之世，儒書不得盡顯者宜也。乃成帝精於詩書，觀覽古文。命劉向歆父子校理祕書，又賜班旃祕書之副。時書不布，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而漢廷不許。旃獨得賜副者，班婕妤之兄弟故也。旃之子曰嗣，侄曰彪。彪之子曰固，女曰昭。彪與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漢書 敘傳是班氏之門庭，尤古文之淵藪。故其後彪固昭父子兄妹撰漢書，咸採用古文。彪撰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博覽古今。」而固作律歷藝文二志，遂純取諸劉歆成書。誠以家學淵源，篤信歆之學識爲不可沒也。然則妄人盲談瞽說，動謂古文爲劉歆僞造，豈不有類於吠影吠聲者哉。民國十一年夏，顧實再記。

例言

一、漢志原文，依官本及王氏補注本，稍有一二，擇從義長，不加注別，以省煩累。

二、劉向別錄亦稱七略劉歆七略班志所本。原書久佚，散見羣籍稱引，擇要採錄，以明淵源。

三、本志在漢書中，凡涉漢書，如漢書儒林，但稱儒林傳。作者有傳，但在當人條下，各稱本傳。四、每書首釋存亡殘疑，俾可一覽而瞭。存者篇帙未虧，亡者原書已湮。殘者流傳有自，無聞多寡。疑者論證未定，以俟博考。其他辨訂，率憑理據，無取空談。

五六藝百家之書，大都別家而不別人。蓋其師徒授受，述作不必一手，而實出自一家。故如管子孟子，即管氏孟氏之家言。本志每略每種結末，率標若干家，其義自瞭。袁松山後漢續志猶爾。晉中經簿始不曰家。俱見廣弘明集爾後書志，率標一人之作，漢詁久湮。近世淺人，或更繼以出版營利之品，益不容辨矣。

六、世言諸子不專一家者，本志有互著之法。然以禮記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不同書例之，則道家之伊尹鬻子，與小說家之伊尹說鬻子說，不同書明矣。更以天文之漢日旁

氣行事占驗三卷、與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五行之羨門式法二十卷、與羨門式二十卷、俱同書名。僅差一字、說詳術數略。而不同書例之、則六藝有易、術數有周易、儒家有景子公孫尼子孟子、而雜家有公孫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力牧孫子、兵家亦有力牧孫子、儒家有李克王孫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王孫公孫鞅、從橫家有龐煖、兵家亦有龐煖、雜家有由余伍子胥尉繚吳子、而兵家亦有繇敍伍子胥尉繚吳起、小說家有師曠、兵家亦有師曠、或有註可辨。如孫子或無註可辨。如孟子要皆雖同書名而不必同書、又明矣。且班注有省重篇之例、曷爲不出於省、何必互著耶。故互著一說、未敢苟同。

七、本志自多可議之處、最著者莫如序次。班氏於道家列子公子牟注云、「先莊子」而莊子轉次在前。於陰陽家閻丘子注云、「在南公前」將鉅子注云、「先南公」而南公亦次前。法家慎子注云、「先申韓」而申子在前。此外墨家之隨巢胡非皆墨子弟子、我子爲墨學、更後於隨巢二家、而墨子書反殿諸家之末。道家之老萊子在田子後、鄭長者在郎中嬰齊之後、陰陽家之騶奭子在張蒼之後、名家之毛公在黃公之後。豈以原本七略依據漢廷得書先後耶？抑班氏固爲未成之書耶？

八、其次尚有種種。如諸子略省重篇。班固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騶冠子而六藝略

不省。記百三十一篇。內有爾雅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而又別出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

子三朝記七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則為重篇。至弟子職一篇。亦即諸子略管子書中之重

篇。豈以尊儒者六藝之故。而得不省耶。又如連山歸藏焦贛易林劉歆洪範五行傳五行

鍾律書律歷。轅固齊詩內外傳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書曹嚴彭祖公羊春秋附志。劉

向劉歆衛衡後漢書班彪傳注作陽城衛疑揚雄續太史公韃為舍人爾雅注釋文。當屬

六藝略者。甘氏經石氏經夏氏日月傳星傳天文。劉歆三統歷律歷。當屬數術略者。大都

班氏所親見之書。而概不新入。揆以七經有緯。至東漢始入祕府。故不著錄。則班氏不新

入此類諸書者。亦豈以其終西京之世。不為中祕所藏故耶。漢書終王莽傳蓋揚雄杜林

新入之歟。且董仲舒春秋繁露。尹更始穀梁章句。本志俱無明文。而楚辭舊題。劉向集。東方朔

傳稱向錄朔賦。別錄有燕丹子一書。孫星衍燕。本志出七略。故俱無之。至蘇子即鬼谷子。

當亦出別錄七略之異名。姑舉數事於此。以發本志之蒙。

九、又次。司馬遷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今據本志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然則漢氏最初校書者爲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輩耶？僅兵書入中祕而餘俱不入中祕耶？誌之以俟博考。蕭韓校書而詩書間出向歆校書而樂有書肆成一正比例。

十、本書參考書以王應麟本志考證齊召南漢書考證錢大昭漢書辨疑朱一新漢書管見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爲主。旁及近人姚明燿漢書藝文志注解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薛祥綏七略疏證許本裕漢書藝文志箋。惟薛許書僅見國故登載無多未見其全。此外參考書多不勝載。如有擇錄悉注出處。不盜人善自見已旨。

十一、本書爲舊稱目錄學之根本要書故未將班志原文刪節。顏注附行既久亦未割愛。一可覘吾族文化之初量。又一冀於治史縝密之思慮有裨萬一云爾。

漢書藝文志講疏

目次

自序

例言

一 序.....一

二 六藝略.....一三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論語 孝經 小學

見存六藝今古文表

三 諸子略.....九九

儒 道 陰陽 法 名 墨 縱橫 雜 農 小說

四 詩賦略.....一七五

屈賦之屬 陸賦之屬 荀賦之屬 雜賦 歌詩

五 兵書略……………二〇〇

兵權謀 兵形勢 兵陰陽 兵技巧

六 數術略……………二一六

天文 歷譜 五行 著龜 雜占 形法

七 方技略……………二四四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僊

見存百家真偽書表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二六一

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 班固撰 唐 顏師古注

武進顧實講述

東漢班固字孟堅，踵父彪成書，撰漢書百二十卷。藝文志者，漢書十志之一也。藝、六藝也。

孔子曰：「六藝之於治，一也。」史記滑稽傳引司馬遷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孔子世家

賈誼曰：「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新書六術篇鄭玄作六藝論，文、文學也。

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秦李斯請悉燒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史記李斯傳故藝文者，兼

賅六藝百家之名也。

一 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精微不顯之言也。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

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爲五，章昭曰：謂左氏公羊氏夾氏也。詩分爲四，章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

此漢家尊儒之言也。造端乎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武紀書大成於成哀二帝，命劉向歆

父子校理秘文，奏定七略，範圍方策而不過。班固撰史，用志藝文，尊儒大典，遂冠百代。今

七略久佚，幸藉此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故班志亦云然也。七十子者，或言七十，本書三見。本志及劉歆傳儒林傳，又見呂氏春秋或言七十二，見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或言七十七。見本書地理志。史記伯夷列傳，趙岐孟子

題辭，或言七十二，蔡邕傳。顏氏家訓，誠兵篇。或言七十七。見本書地理志。史記伯夷列傳，趙岐孟子

數，餘皆隨文便舉之數歟。百家之文，亦稱微言。韓非子五蠹篇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後漢書趙王英傳曰：「詭

黃老之微言。又呂氏春秋精論篇，淮南子道應訓，皆載白公與孔子微言事。史記田完世家亦有淳于髡與鄒衍微言事，皆可為證。蓋其意恆在言外。故微妙難知也。」論語

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崇禎然則仲尼微言，論語即是。仲尼久歿，難再

續記，故云絕矣。大義乖而不絕，故春秋詩易咸四分五裂，詳後。及儒林傳，隋書曰：「猶以

去聖既遠，經籍散佚，簡札錯亂，傳說紕謬，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二，論語有齊魯之殊，春

秋有數家之傳。」經籍志此又行文便辭，非稽核之談矣。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殺亂。師古曰：殺音子容反。

此排擯百家之言也。劉歆曰：「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孫吳之

術興。」移太常博士書阮孝緒曰：「逮于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七錄序，見廣宏明集。故或

謂諸子爲七十子者，非也。戰國諸子分立，略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莊子天下篇、莊子詆孔丘爲魯國之巧僞人。蓋師韓非子訟儒墨必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非愚卽誣。顯學此道家法家與儒墨爭真僞也。荀子詆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非十二子篇此儒家與儒家爭真僞也。大抵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人內三代而外三皇五帝。儒墨崇三代，百家言黃帝。史記五帝本紀史起五帝，咸有故籍，真僞分爭，未易衡論。雜家呂覽尸子開卷而道儒之說，雜然並陳。荀卿亦稱道經其略標百學平等之風乎。賈誼鼂錯生于漢初，立言猶爾，流聲未墜。武帝初載，旣標崇儒之幟。於是淮南著書曰：「爲道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訓修務司馬遷撰史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揚雄者，漢氏之新聖。拘牽儒言，幾若衛其教宗，而一屏百家爲外道。故作法言曰：「欲讎僞者必假真。」重黎篇又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吾子篇劉向歆父子以宗室之親，受命校書。班固以世臣之誼，奉詔撰史，咸立於欽定國學之下，允宜有若後世官書一面之詞。故六藝不言真僞，而諸子往往言依託非古矣。由今觀之，則漢氏一政府之說，其說猶爭漢王僞朝正未足以範圍百代而不易。惟其校定冊籍，區分流略，俾後之人有可推尋，用以揚摧古今，猶爲裨益來學於無

窮耳。

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師古曰：燔，燒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

秦燔書，始商鞅。韓非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和氏篇是也。其後秦賴客卿，

殄滅六國。呂覽著書，斯諫逐客，舊法不行。始皇二十四年，天下一統，博士論辨於杯酒之

間，遂重興焚書之獄。較昔之禍及於一國者，而更禍及天下焉。司馬遷兩記其事，一則曰

「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記始再則曰「李

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

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李斯傳記之可謂詳矣。「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者，史官掌焚書，非

秦紀、燒秦紀不燒，可知也。非博士官所職之詩書百家語，燒博士官所職者不燒，可知也。

故司馬遷又言「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出者，多藏人家。而

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年月，其文略不具。」史記六國表：紀記古字通。此足明非秦

紀燒秦紀不燒之事實彰彰也。而詩書所以復出，多藏人家者，明博士官不能在秦廷藏

詩書百家語也。考博士伏生因秦焚書，壁藏尚書。史漢儒林傳：案此與孔壁古文同。一私自秘藏。非秦廷所許。陳勝起

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博士諸生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史記叔孫

通傳：案君親無將句，見公羊莊三十二年傳。公羊口說。至漢景帝時始著竹帛。不敢言春秋之義也。此非雖博士亦不得在秦廷

藏古文書，及稱道六藝之明證哉。故曰：「秦割滅古文。」秦揚雄劇：蓋燒書本因博士爭議

而起，博士得此酷遇，亦固其所。惟始皇又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夢與海神戰，而問占夢

博士。六十年博士黃疵著黃公四篇，名家言也。本志是博士所職者如是，而仍與非秦紀燒，秦

紀不燒之法令一貫也。至燒書令「無以古非今」，今文古文之名，卽由此起。始皇二十

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再申同書文之令，天下盡用今文，已無可疑。故劉歆曰：「陵夷

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移太常博士書然而妄人

猶謂「秦博士書不燒，六藝不闕，古文盡出劉歆僞造」，噫，盲談瞽說，亦復何責。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此漢人自崇本朝之言也。司馬遷曰：「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史記劉歆曰：「漢興，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具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移太書由此觀之。班志曰：「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未盡然也。齊召南曰：「此二句，指高祖時蕭何收秦圖籍。」史記

國世家曰：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書藏之。楚元王學詩，漢書楚元王傳曰：楚元王交好書，多材藝，少

惠帝時，除挾書之令。惠帝紀曰：四年三月，皇帝使晁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詳又置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漢書翟醜傳曰：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趙岐孟子題詞曰：漢文

士，獨立五經、藝文類聚四十六引漢書舊儀曰：孝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唐六典引漢官儀

曰：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爲符詔博士，是文帝已重五經，立博士，惟好刑名，而於典章多疎讓

未遑，或旋立旋廢，或弗重視，故史文不著也。即其事也。」漢書齊說可爲班氏功臣。

重觀，故史文不著也。即其事也。」漢書齊說可爲班氏功臣。

重觀，故史文不著也。即其事也。」漢書齊說可爲班氏功臣。

重觀，故史文不著也。即其事也。」漢書齊說可爲班氏功臣。

重觀，故史文不著也。即其事也。」漢書齊說可爲班氏功臣。

重觀，故史文不著也。即其事也。」漢書齊說可爲班氏功臣。

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之貌也。音丘位反。「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弟子之藏，內則有延閣、蘭臺、內秘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武帝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漢書武帝紀於是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絲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

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儒林傳劉歆曰、「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博士書又曰、「孝武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如山積。文選注三十略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見如淳注、案七錄序畧同此漢武弘文盛典、可得而詳。學校甫興、而書藏山積、讀

者猶寡。文質升降之會，此其時也。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武帝紀：案陳農爲使而求書也。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

總取也。音千括反。

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劉向校中祕書。成帝紀子歆同受詔，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

技，無所不究。時帝方精於詩書，觀覽古文。楚元王傳故爲此詔也。設無帝好學，恐兩漢文化未

得有如彼其盛也。向字子政，漢書有傳。尹咸者，尹更始之子，能治左氏。劉歆嘗從咸及翟

方進受質問大義。劉歆傳任宏、李柱國皆不可詳考。三人蓋皆襄向校書專門分任。然與校

可考者，尚有杜參。見後詩賦略班斡漢書斡傳則又必不止此數人矣。山海經第九卷末：皆

校云：望即其一人也。阮孝緒曰：「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

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七錄隋書曰：「每一書就，向輒撰爲

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敍而奏之。志經籍蓋附在本書者，謂之敍錄。如今存管子晏子

春秋戰國策諸敍錄是也。列子敍錄可疑，若關尹子於陵遺矣。其集衆錄，六藝諸子百家，每書

皆有叙錄，殆似清世四庫全書總目，今乃僅存萬一惜哉。而別爲一書者，謂之別錄。別錄曰：「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

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文選魏都注引風俗通曰：劉向別錄云云：殺青者，直治

竹作簡，書之耳。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曰：劉向別錄云云：風俗通曰：「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

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

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御覽六百六此皆瑣記校書之事也。昔

正考父校商頌，管子孔子序詩書，史記孔世家而劉向校書尤浩博，惜哉！其敍別二錄遺文，今

竟佚存無幾也。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

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

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傳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漢書向傳稱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漢書帝紀不數孺子嬰

是向卒於成帝綏和二年也。故是年哀帝即位，詔劉歆典領五經。歆於翌年之建平元年，更名秀。上山海經表，即用秀名。同年以移書太常博士，觸太司空師丹等之怒。丹於秋被策免，而歆自當以忤執政懼誅，先丹出守於外。然則歆奏七略，在建平元年之春夏間矣。計河平三年至此，費時二十餘年，其父與役者二十年。故應劭曰：「劉向爲孝成皇帝校書二十餘年。」引前蓋大略言之也。歆既出守於外，數年病免。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劉歆傳復引歆典文章，王莽傳則元壽二年事也。哀帝崩年距奏定七略，已隔五六載，爾後皆無與於校書之事矣。歆所行不如所知，然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世猶重其學。阮孝緒曰：「劉向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七略序

隋書曰：「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七略序又曰：「古者史官既司篇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湮沒，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經籍志蓋歆著七略，本其父向別錄之撮

要。七略之綱，原定於向，歆特卒父業者。故後世亦謂別錄曰七略別錄歟。第觀歆上山海經表，則又卒父業敍錄之事，不僅奏其七略而已也。隋唐志咸著錄向七略別錄二十卷，歆七略七卷，明二書詳略懸殊。南宋而後，二書盡亡。七略七卷，通志著錄，通考不載。而妄人淫誣之辭，浸興矣。今幸有班志錄其六略，說者謂班志每略敍錄之詞，即歆之輯略也。故雖六略而實七略具足也。雖然，章宗源曰：「班固因七略而志藝文，其與歆異者，特注其出入。」書入經，禮入司馬法，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春秋省太史公，小學入揚雄，杜林，儒入揚雄，雜當出兵法，諸子中，楚鞞兵，權謀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鷓冠子，蘇子，劄通陸賈，淮南王，出司馬注。

入禮，兵技巧省，墨子重，入楚鞞。使後人可考劉氏原本。今以諸書所引七略如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初學記文部，御覽學部。漢志作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史記集解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一卷。信陵君傳。逢門射法。龜策傳。風后孤虛二十卷。同上。與漢志合。史記正義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管晏傳。考漢志法家無管子，惟兵家注云省管子，儒家晏子八篇，又削春秋二字。史記論曰：余讀晏子春秋，是知春秋二字，非漢以後所加。俱異七略之舊文。選注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土德次之。鄒

賦，應吉甫集，華林園詩注。乃鄒子終始解題。又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長門

乃雅琴趙氏等解題。太平御覽職官部孝宣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乃申子解題。此類漢志皆未取。馮商莊忽奇杜參朱字師古注皆依七略補漢志至如曲臺記易九師道訓女選竟陵王行狀注娟子曹子建七啓注談天衍雕龍赫宣德皇后注鷓冠子辯命論注盤孟書新刻漏銘注班固本注雖依七略而語多從簡。隋書經籍志考證章說明已。故七略佚文無多尙足徵班志異同。况班志易書二家均言劉向以中古文校之等語樂家又言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至小學類中則謂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此皆顯係班氏所加則班志豈盡七略之舊哉。師古所云「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傳寫脫訛無以詳知」然每略家數僅兵書略之兵技巧術數略之天文疑稍有誤餘均符合而篇數錯誤乃真不可知耳。

一 六藝略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亡。此三家易今文經也。班志凡今文經皆不加今字。凡今文與古文無大異皆不記中古文。書禮春秋論語孝經皆有古文經。惟易詩無之。觀其二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

梁丘或脫去無咎悔亡」可明易中古文經與今文經無大異詩亦可以類推故皆不錄

中古文經歟今存易經乃王弼傳費氏古文易唐李鼎臣集解亦用王弼本古文今文本既無大異別

下詳是今文易經雖亡而猶存也伏義作易文王分上下經所謂「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傳繫辭是也六經之名已見莊子天運篇皆周人舊題非起自漢文王二篇為經孔

子十翼本稱傳而非經史記自序引易大傳曰可證顧總稱之曰易經十二篇是傳附經而亦稱經也

孔子作十翼稱「子曰」者猶司馬遷作史記亦自稱「太史公曰」也此是古人著書通例有因此而疑十翼非

孔子作者不願之過也

易傳周氏二篇孫字王也

亡儒林傳曰「田何授周王孫著易傳數篇」又曰「丁寬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古義者蓋古文之義也則西漢最初今文家不諱古文也自此周氏至下丁氏皆易傳也

凡班志注無師古曰者皆班固自注之文以下類推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亡服光經典釋文敘錄注引作服先光先形近易誤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富川人。

亡。楊何見儒林傳。

蔡公二篇周王人，事。

亡。

韓氏二篇名。

亡。儒林傳曰：「韓嬰推易意而爲之傳，韓詩不如韓氏易深。」蓋饒寬傳曰：「蓋饒寬封

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經典釋文序錄曰：「子夏易傳三卷，七略

云漢興韓嬰傳。」以上釋文。唐會要載開元七年司馬貞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又王

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以上見文苑英華。蓋韓嬰字子夏，非卜子夏

也。本臧庸拜經日記說：崔應櫛否亦慮。稿謂卽鄧彭祖字子夏，臆說無據。二劉七畧記之甚明，而班志但云韓氏，亦不同劉

略之徵也。隋志曰：「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則因子夏二字而傳會之，妄矣。清孫

馮翼張澍馬國翰黃奭咸有輯本。若四庫經部易類著錄子夏易傳十一卷，則宋以後人

僞作，非此書。

王氏二篇名同

亡王同見儒林傳。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寬梁人也

亡荀勗中經簿曰「子夏易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亦册府元龜六百四引。案經典敘錄亦引中經簿，說同而卷數不同，未

詳何阮孝緒七錄曰「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唐會要引或之者，疑之也。疑

丁作者後起之誤。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亡名曰古者，以禮古經春秋古經論語古孝經古孔氏例之，蓋古文也。劉向別錄曰「所

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故

號曰五子。」初學記文部引隋唐志咸不著錄。今除見律歷志外，間見左思吳都賦注。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亡。蓋古五子道訓也。詳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七略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別錄曰「所

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二十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

中書著曰淮南九師言。考證王氏是中書別錄七略共標三名，而書名可更定之也。又晏

子春秋向敍錄稱除復重二十二篇，定著八篇。是篇數亦可不從原書之舊，而更定之也。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疑雜八十篇者，殆猶今之言雜纂也。名曰古者，蓋古文也。沈欽韓曰：「古雜八十篇，即乾

鑿度稽覽圖之等。後書張衡歷言尚書詩春秋讖之謬妄，而不及易，則易說為古書也。」

沈說存參。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為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

殘。儒林傳曰：「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

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此向校六藝

僅見此疑師說之依託，而非若班志於諸子之并原書，斥言其依託也。然孟喜得易家候

陰陽災變書，詐言師傳，則此家本獨異也。嚴可均曰：「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

其說本於氣，以準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長於災變，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有猶傳習者，至隋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災異六十六篇之四十三篇。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此由士夫隨俗，好言禎祥，諱言災變，占候非利祿所需，故古書日亡也。今輯易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端具矣。其世應飛伏建積互游魂歸魂之說，晁說之能言之。至六日七分之法，見漢書本傳孟康注僧一行大衍歷議，則雖謂京氏易亡而不亡，可也。漢魏叢書本嚴說頗審。清四庫不入經部，而入子部術數類，著錄京氏易傳三卷。漢魏叢書本漢有兩京房，此乃漢書另有傳之京房，字君明，頓丘人，曾爲魏郡太守，亦見儒林傳，而非儒林傳楊何弟子之京房也。京房之學出於孟喜，殷嘉之學出於京房，故曰孟氏京房，曰京氏段嘉。然據儒林傳，段當作殷，師古注受當作授。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亡。此言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書家亦言大小夏侯，章句各二篇。隋志曰「梁邱施氏

亡於西晉孟氏易八卷殘闕。舊唐志有宋志無則亡於宋矣。清馬國翰咸有輯本。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今計施孟梁丘今文經及章句共三家。易傳周氏至丁氏共七家。古五子淮南道訓合一家。古雜一行爲一家。孟氏京房一行爲一家。合計適符十三家之數。此下六藝略家數略探樓正華君之說。

其施孟梁丘三家經三十六篇。三家章句六篇。除圖不計。故合計適得二百九十四篇。桓

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藏於蘭臺。歸藏四千三百言藏於太卜。」御覽百八十五並引。蓋

此二書。西京中祕所不藏。又今存焦氏易林。焦延壽作。丁晏易林釋文考之甚詳。當亦然。故七略俱不著錄。

而班志因之。然亦有中祕所藏而不著錄者。如易古文是。其故不明也。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跡在地者。宓讀伏與同。

易者如也。廣雅釋言如其原來而記錄之者也。故通神明之德。則明於真如也。類萬物之情。則

明於物如也。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漢書郊祀志

故自有易而中國羣化日進於昌明。易之時義大矣哉。

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伏羲作易有卦無辭。文王增以卦辭爻辭，故分上下篇。王應麟曰：「重卦之人，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淳于俊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淮南子：伏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王說備已。淮南之言爲長。訓要略伏羲作網罟，取諸離。神農作耒耜，取諸益。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以是言之，則伏羲作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變，明矣。六十四變者，六十四卦也。周增以六爻，則六十四卦，卦復各有六爻之變，凡三百八十四變爻矣。商周革命，易爲謀本。故易經二篇者，文王之革命書也。

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司馬遷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象說卦文言。」

孔子世家張守節曰：「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

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章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衛切。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爲上古。

孔文子爲中古。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千古萬古而未有窮期。歷史學者、未完成之學。易學者、前聖未竟之緒。後聖有作、將與天壤同其不敝哉。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易爲卜筮之書、卜筮之書不焚、史記兩見。

漢興、田何傳之。

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傳略

史記儒林

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

學官博士官也。儒林傳曰：「丁寬、梁人，從田何受易，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寬授同郡 碭田王孫、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京房受易，梁人 焦延壽授東海 殷嘉、河東 姚平、河南 乘宏，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王先謙曰：「儒林傳贊言武帝立五經博士，易唯楊何、宣帝立施孟梁丘易、元帝立京氏易。」

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師古曰：費音扶味反。

此二家費氏古文、清四庫經部著錄周易正義本是也。高氏今文，久佚。儒林傳曰：「費直、東萊人，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 王璜、平中能傳之。高相、沛人，治易與費公同時，有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 毋將、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隋志曰：「高氏易亡於西晉。」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書言中以別於外耳。或脫去無咎悔亡。

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補其脫去，則三家經與中古文無大異。七略別錄是否有易古

文經不可考。而班志則因其與今文經無大異，不再著錄古經，是其省例也。然是蓋其篇章無大異，文字則大有不同者在。宋翔鳳周易考異、李富孫易經異文釋，俱可證。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後書儒林傳曰：「東萊費直傳易授瑯邪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隋志曰：「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經籍志雖然今文易傳自商瞿、費氏易不詳所出。後世今文易絕，而王弼、費氏古文易行，抑亦由災異卜筮應驗，隨世變改。惟妙得虛無之旨者，轉足安常而不變歟。

以上易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

七十五

殘。此孔壁古文尚書，孔安國所獻也。師古引偽孔安國書序，妄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御覽六劉向別錄亦曰：「五十八篇。」王應麟考證引數與班

志微異者，卷即因篇而殊名也。於今文同有之二十九篇，下見加得多古文十六篇，下見此新論所以曰四十五卷也。於今文同有之二十九篇中，出康王之誥於顧命，是為三十，加多十六篇，此班志所以曰四十六卷也。戴震王鳴盛皆謂新論除書序計之，非也。班志加書序計之。十六篇中，九共為九，三十篇中，盤庚泰誓各為三，是為五十八，此新論別錄所以皆曰五十八篇也。武成逸篇，亡於建武之際，班據見存。此班志所以曰為五十七篇也。徐夔原碩石廬經說謂班不據見存，史綱十五篇建武時已亡。

六篇仍錄舊目可證。然班志時有變更七略舊文，未可一概論也。

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下見因

以起家教授。於是有古文尚書之學。儒林傳曰：「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後漢書賈逵傳曰：「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然十六篇既無今文，卒無師說。魏典正義引馬融書序遂逸。案古文周官左氏傳，西京咸有師說，故逸。

三國王朗傳曰：「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為尚書詩論語三禮解。」清世學者始大明東晉枚躡所獻孔安國古文尚書，出王肅偽造。丁晏尚書餘論最詳，惟謂肅係今文則誤也。自唐五

經正義用枚本而鄭玄古文尙書亦亡。今列孔氏壁中古文枚本古文尙書各表如次。
 孔氏壁中古文四十六卷五十八篇表

- (1)堯典一枚本分 (2)舜典二 (3)汨作三 (4)九共四至十二凡九篇 (5)大禹謨十三 (6)咎繇謨十四枚本分 (7)棄稷十五即益 (8)禹貢十六
- (9)甘誓十七 (10)五子之歌十八 (11)胤征十九 (12)湯誓二十 (13)湯誥
- 二十一 (14)咸有一德二十二枚本次 (15)典寶二十三 (16)伊訓二十四枚本
- 後誥 (17)肆命二十五 (18)原命二十六 (19)盤庚二十七至二十九凡分上中
- (20)高宗彤日三十 (21)西伯戡黎三十一 (22)微子三十二 (23)太誓三十三
- 至三十五 (24)牧誓三十六 (25)武成三十七建武之際 (26)洪範三十八 (27)旅獒三十九 (28)金縢四十 (29)大誥四十一 (30)康誥四十二 (31)酒誥四十二 (32)梓材四十四 (33)召誥四十五 (34)洛誥四十六 (35)多士四十七 (36)無逸四十八 (37)君奭四十九 (38)多方五十 (39)立政五十一 (40)顧命五十二 (41)康王之誥五十三 (42)繫命五十四當作命 (43)棗誓五十五枚本文

命後 (44) 呂刑五十六 (45) 文侯之命五十七 (46) 秦誓及書序五十八

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多十六篇，即鄭玄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表

(1) 舜典 (2) 汨作 (3)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

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4) 大禹謨 (5) 棄稷 (6) 五子之歌 (7)

胤征 (8) 湯誥 (9) 咸有一德 (10) 典寶 (11) 伊訓 (12) 肆命 (13) 原命

(14) 武成 (15) 旅獒 (16) 驪命 惠棟曰當作畢命

枚本偽造古文二十五篇表

(1) 大禹謨 (2) 五子之歌 (3) 胤征 (4) 仲虺之誥 (5) 湯誥 (6) 伊訓

(7) 太甲上 (8) 太甲中 (9) 太甲下 (10) 咸有一德 (11) 說命上 (12)

說命中 (13) 說命下 (14) 泰誓上 (15) 泰誓中 (16) 泰誓下 (17) 武成

(18) 旅獒 (19) 微子之命 (20) 蔡仲之命 (21) 周官 (22) 君陳 (23) 畢命

(24) 君牙 (25) 冏命

今枚本舜典，尚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

以位」二十八字，非枚本原有，則又偽造中之偽造也。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亡。此伏生今文尙書也。然以二十八篇合於古文，則又其亡中之存也。司馬遷曰：「伏生

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

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史記儒林傳班固儒林傳說同。劉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

詔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移太常博士書劉向別錄亦有此說。見下但以爲武帝時事，則與王充

論衡言「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

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正說蓋一事岐說，俱出訛傳。故班固

不取，亦不盡同。劉略之證也。儒林傳及本志近世或謂伏生二十九篇，原有秦誓者，王引之經義

述聞之說也。或謂伏生原無秦誓，二十九篇乃併書序計之者，陳壽祺左海經辨之說也。

王是而陳非也。至今文書序有無，最爲聚訟。俞正燮癸巳類稿主無序之說，近劉師培答方勇書論太誓答問尙主此說，誤矣。而

陳氏立十有七證，以明有序，則致精瑋。惜其尙不知凡今古文書序，咸附於末，與秦誓合

爲一卷也。歐陽經三十二篇者，盤庚分爲三，又析書序自爲一卷，故三十二。然序無章句，

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此可為伏生今文書序不另析篇之證。一也。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釋文此亦可為孔壁古文書序不另析篇之證。二也。故書序另析為篇者，後師之事也。楊子法言序附末篇，此非仿書序附卷末之意乎。清孫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咸勝舊疏。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表

- (1) 堯典 合校本 舜典
- (2) 咎繇謨 合校本 覆益
- (3) 禹貢
- (4) 甘誓
- (5) 湯誓
- (6) 盤庚 合校本 三篇
- (7) 高宗彤日
- (8) 西伯戡耆
- (9) 微子
- (10) 太誓
- (11) 梟誓
- (12) 洪範
- (13) 金縢
- (14) 大誥
- (15) 康誥
- (16) 酒誥
- (17) 梓材
- (18) 召誥
- (19) 洛誥
- (20) 多士
- (21) 毋劾 文
- (22) 君奭
- (23) 多方
- (24) 立政
- (25) 顧命 合康王 之詰
- (26) 鮮誓 文
- (27) 甫刑
- (28) 文侯之命
- (29) 秦誓及書序

傳四十一篇

殘。此伏生尚書大傳也。鄭玄曰：「其徒張生、歐陽生等共撰尚書大傳。」傳序大清四庫書類二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梁章鉅曰：「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

易乾鑿度春秋繁露與尙書本義在離合之間。而因經屬旨，其文辭爾雅深厚。古訓舊典，往往而在。直齋書錄解題言此書印板剝闕，是在宋世已無完本。近人編輯，有孫晴川之駮孔叢伯廣林盧雅雨見曾孔本稍善，陳恭甫壽祺始撰成定本八卷。較之孫盧孔三本，獨爲完備。退庵隨筆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亡。歐陽經三十二卷，書序不附末篇，另析爲卷。章句三十一卷者，書序無章句，仍附末篇也。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亡。經與章句卷數同者，書序皆附末篇。此歐陽與大小夏侯之異也。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亡。章句各分，而解故不別也。儒林傳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之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

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隋志曰：「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清陳喬樞有歐陽夏侯遺說攷。

歐陽說義二篇

亡。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亡。蓋原止十篇，班注入劉向稽疑一篇，即并入此中，故十一篇。本傳曰：「凡十一篇，號曰

洪範五行傳論。」本傳亦合論亦記也。隋志同十一卷。本書五行志即向歆父子之遺說。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亡。洪範五行傳本伏生尚書大傳，蓋劉許皆有所記述而不同也。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語，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殘。清四庫史部別史類著錄周書十卷。劉向所謂「孔子論百篇之餘」，故與尚書有文

質之辨。尚書主文，而周書則近質也。周傾商政，陰謀不諱。晚周百家，此其權輿矣。後世或

題曰逸周書，亦題曰汲冢周書，均失之。朱右曾曰：「周書存者五十九篇，并序為六十篇。」

較漢志篇數，亡其十有一焉。晉孔鼂注。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三，故今孔注祇有四十二篇也。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故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其合四十二篇之注於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周書校釋序朱說是也。今本自度訓第一，至器服第七十，說者謂加序一篇，卽漢志七十一篇之舊也。朱氏有周書校釋。近劉師培著周書補正，尤多所是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章昭曰：闕名也。於此論書。

亡。儒林傳曰：石渠論書者，林尊、歐陽地餘、周堪、張山拊、假倉等。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書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今計古文經一家，今文經傳合一家。書春秋今文分家皆出班注，故不與易詩各有三家經同例。故歐陽大小夏侯章句

解，故義說共三家。劉向許商兩家，周書議奏兩家，合計適符九家之數。歐陽經三十二卷

王氏補注本作二十二卷，誤。故合計四百二十二篇，多十篇。至於師古所云新入者，書家

之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家之揚雄杜林三篇，儒家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賦家之揚雄八

篇皆班氏所新入也。蓋據西京中祕所藏者而入之。其所不藏者不入也。說詳例言。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故書之所起遠矣。

書者，如也。說文易書固同源也。圖書疊韻，故亦同源也。河圖洛書事出荒古。然推佛氏唯識之旨，金石無生之物，咸有意識。則天地自然之文，秩然可徵。會而通之，故乾陽坤陰，奇偶勝負之數，足盡萬有之情狀。是之謂易。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古之圖象，積世積人，居然稠疊而成篇，是之謂書。此皆可遠跡蠻荒，返證靈府，而昭信不貳，豈待魏世張掖出石圖文字燦然，而後悟河洛自有圖書哉。

至孔子纂焉。孟康曰：纂音撰。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易大傳曰「伏羲氏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下繫詞蓋孔子居春秋

列國紛爭之世，故書首唐虞，示欲變民。然篇終秦誓，取繆公之悔過，而秦卒以霸。此亦老

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之旨也。司馬遷曰「孔子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

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孔子世家此古文尙書說也。楊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如書

序，雖孔子末如之何矣。」法言同此今文尙書說也。雄意序非孔子作，但仍周史之舊。班

志不然，故同馬遷之說。論衡正義篇曰：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書於舊壁中，書者序有百篇，不必悉數，實有百篇。孔安國曰：壁書於舊壁中，蓋以爲孔子作，司馬遷從也。雖然，孔子「述而不作」，作亦述耳。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伏生藏書得書，已詳前。儒林傳曰：「伏生求得書，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齊今文學，魯古文學，此亦一徵。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臚字子襄，思秦法峻急，藏尚書學，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敬傳云：孔臚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

今孔子家語孔叢子皆王肅依託。孔壁藏書之事，師古引之，非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叢子，世家之孔忠，忠，形近而訛。武帝末，當爲武帝初之訛。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葬於武帝元光六年。本書諸侯王年表曰：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則恭王當薨於元光末。而此云武帝末者，猶秦誓後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明敘於武帝元朔五年詔書之前，而別錄乃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者。善儒孔序正義引。

正同一訛也。景十三王傳曰：「恭王初，此云初者，通叙恭王生前之詞，此類筆法，左傳最

時當從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

文經傳。」說文敘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然

史記不載此事者，五宗世家此司馬遷之特識，非班范以下可同論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史記

實之微旨，故史記於屈原賈生相如之辭賦，多所甄錄，獨於賈生陳政事疏，仲舒賢良策，闕

焉弗載，則推其意，不記魯恭王得壁中書者，蓋亦以為此恒事耳。儒生經師傳之，無煩史家

載筆者也，近世或據以攻孔壁古文，失之。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

安國獻之。
司馬遷曰：「孔氏有古文，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謂以此起家也逸書得十餘篇。即十

視尚書茲多於是矣。」史記儒林傳劉歆曰：「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移太常博士書夫孔壁書出於武

帝初年，安國以今文讀之而起家，明需時日，故至天漢之後，方獻之。安國於元朔末，為武

帝博士。元朔五年，武帝下詔，而公孫宏請，郡國舉有文學者，兒寬傳曰：兒仕至臨淮太守，

蚤卒。世家然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則安國出守。當在元鼎間。計自元朔末至天漢初。

相距二十四年。顏回以四十二歲而卒。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至猶稱蚤

死。以此推之。安國或少年博士。壯歲橫殂。亦無不可。至天漢後之理也。闕里考曰。安國少

倫書於伏生。年四十為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為侍中。後自博王鳴盛曰。荀悅漢紀作安國

家獻之。倫書後案王氏又謂宋本或安國身後命家獻之歟。

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武帝自戾太子巫蠱事興。文事武略。不復見諸桑榆暮景。故劉歆曰。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移書大班志因之。然武帝尊儒。本循虛聲。相公孫弘黜董仲舒其明驗也。故

自言尚書樸學弗好。儒林則古文近於為實。宜更厭抑。不及施行。原無足怪。惟後之為臣

者不能不為掩護過短。故藉口巫蠱之事。亦未可知。則此事似不可拘泥而論矣。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二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師古曰。召率簡二十

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楊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法言問管禮耕曰。蓋謂書序有

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其實無序者，不獨酒誥子雲舉一以例其餘耳。後人見其語與脫簡之辭相類，遂合爲一談，誤矣。採搜遺書一閻若璩曰：「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据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尙書古文疏證七

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七略曰：「尙書直言也。」初學記文部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明古之號令，直自上發，無相對論難之餘地也。立具者，猶言叱嗟立辦也。爾依也。辯大戴禮小雅篇虛注雅，典記也。古今語者，本爲今語，而依託於古言。爾雅一書，卽以明其法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古者號令，視民所習，依託典記，順循古道，則文書立具，而聽受奉行，亦昭灼不惑也。然王莽符命，爾雅依託，本傳則聖知之法窮矣。

以上書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房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亡。此三家詩，今文經也。齊召南曰：「應說非是。后蒼傳齊詩者，非其始也。齊詩始於轅固。」

漢書考證王引之曰：「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前六十四篇為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後十一篇為一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周頌三

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序冠篇首，則不別

為卷矣。」已詳義述，闕七。案三家詩序，齊不可考，韓詩序，王氏經義述，闕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俗流毛詩，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

亡。王先謙曰：「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是魯故即申公

作。」隋志曰：「魯詩亡於西晉。」陳喬樞曰：「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

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

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許氏之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

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為極盛焉。魏晉改代，學官失業，齊詩既亡，而魯詩不過江東

漢書藝文志講疏 六藝略 詩 三十七

其學遂以寢微。魯詩遺說 說考序陳說是也。詳其所著魯詩遺說攷。

魯說二十八卷

亡。

齊后氏故二十卷

亡。王先謙曰「后蒼也。轅固再傳弟子，詳本傳。」隋志曰「齊詩魏代已亡。」故三家詩之失傳，齊詩亡最早。陳喬樞有齊詩遺說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亡。王應麟曰「孫氏未詳其名。」

齊后氏傳二十九卷

亡。王先謙曰「蓋后氏弟子，從受其學而為之傳。如易周氏傳書伏生大傳之例。」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亡。

齊雜記十八卷

亡。

韓故三十六卷

亡。王先謙曰：「此韓嬰自爲本經訓故，以別於內外傳者，故志首列之。」陳喬樞有韓詩遺說攷。

韓內傳四卷

亡。王先謙曰：「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則內外傳皆韓氏依經推演之詞。」隋志：「韓詩雖存，無傳之者。」至南宋後，韓詩亦亡，獨存外傳。

韓外傳六卷

存。清四庫經部著錄韓詩外傳十卷，蓋隋志以後，皆稱韓詩外傳十卷。梁章鉅曰：「今本非唐宋之舊，書中未引詩詞者，凡二十八處。又文選注所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及漢皋二女事，漢書王吉傳注引曾子喪妻事，又曾慥類說卷三十八引東郭先生知宋將亡事，又閔子騫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語，又顏回望見一疋練事，又孔子

謂君子有三憂語。又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小人之行也云云。凡五條，皆今本所無。則闕文脫簡，均所不免。汲古閣本尤多所竄改。近新安周霽原廷采有校注本，多所訂正。退庵筆記梁說是也。趙懷玉亦有輯佚文，附本書後。

韓說四十一卷

亡。

毛詩二十九卷

存。此毛詩古文經也。古文經傳別行。王引之曰：「毛詩經文當為二十八卷，與齊魯韓三家同。其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獨毛公為詁訓傳，乃分

衆篇之義，各置於篇端。此為毛詩本經，原以諸篇之序，合編一卷之體。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存。清四庫著錄毛詩正義四十卷，內毛亨傳是也。馬瑞辰曰：「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即古訓，烝民詩「古訓是式」

又作詁訓。說文詁訓故言也。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

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詁訓本爲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訓詁。而單詞則爲詁、重語則爲訓詁。第就其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嘗卽關雎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逌匹也。」之類、詁之體也。「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毛詩傳馬說是也。孔穎達曰、「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一詩疏蓋經傳合編、始後漢時。王引之曰「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三十卷也。」經義述聞案陳奐說同。王先謙曰、魯齊韓毛四家詩、成十五國風十三卷、邶鄘衛共一卷。毛作詩傳、析邶鄘衛風爲三卷、故爲三十卷。此又一說也。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今計齊魯韓今文經、及故說雜記內外傳、共三家、又加齊后氏齊孫氏兩家、毛詩古文經傳一家、合計六家。其齊魯韓三家經八十四卷、故合計四百一十五卷、少一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詠者永也。永長也。永歌所以長言之。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

此明詩歌合一而有爲言爲聲之不同。言者如常語也。聲則有曲折，或一言而轉以數聲也。

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古之近人，以木鐸記詩。文故劉歆與揚雄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逋人使者，以歲八

月巡路，衆代語僮謠歌戲。」附方音食貨志曰：「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

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案亦見公羊宣十五

注傳此皆記古采詩官之事也。蓋書重朝廷，詩詳民間。此詩書之教，所由尙也。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司馬遷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世

林傳王式說同。蓋孔子刪詩三百十一篇，子夏作詩序時，六笙詩猶未亡也。釋文沈重曰：鄭詩小

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漢世除其亡篇，故曰三百五篇也。

遭秦而全者，以其誦諷，不獨在竹帛故也。

劉歆曰：「詩先師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

成。一移書太常博士是亦幸而得全耳。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

儒林傳詳之。韓生者，韓嬰也。三家詩之齊魯皆以地方名。韓獨以人姓名。荀悅漢紀稱

「轅固爲詩內外傳」蓋本志不著錄。或言在齊后氏傳中，無據。楚元王傳曰：「元王好書，多材藝。少時

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此魯詩師承甚明。故曰「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與

如也。王孫說念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儒林傳曰：「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鄭玄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詩譜陸璣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

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

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草木蟲魚疏

以上詩

禮古經五十六卷

殘。此禮古文經也。僅十七篇與今文經同。異文見儀禮鄭注餘並亡逸。二戴記中劉歆曰：「魯恭

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移太常博士書篇即卷也。本五十六篇，除

與今文經同者十七篇，故曰逸禮三十九篇。鄭玄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

五十六篇。」六藝論鄭說尤備。或據昏義言：「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於

鄉射。」又禮運一則曰：「達于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

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因謂今儀禮十七篇已完足。古經三十九篇，出劉歆姦言。鄭懿辰禮經通

論妄也。姑無論今逸禮書闕難徵，即以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而可總攝今文禮十七

篇，則安知其不更可總攝古經三十九篇乎。况禮運兩言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八者之前，

尚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大有事在，正古經所以不得不多耳。詩最易誦習，漢興傳

者猶不能獨盡，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書禮俱難盡傳，復何疑哉。

經七十篇后氏賦

存。此禮今文經也。劉歆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劉說是也。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以易有大傳十翼，并目爲經。前見例之，則十三篇之記附於經，而記亦爲經矣。禮經本亦稱記，詳桂馥說又義證。或以此當記百三十一篇之殘餘，失之。清四庫著錄儀禮注疏十七卷，胡培翬有儀禮正義，遠勝舊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殘。此禮古文記也。前尙書首列古文經，次今文經，又次今文傳，此禮亦首列古經，次經，又次記，其次相，似而實不同也。張揖曰：「叔孫通撰

置禮記文不違古。」上廣雅表豈亦先有今文，後傳古文而同符耶？鄭玄曰：「漢興高堂生得

禮十七篇，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禮記正義引六藝論又曰

「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

記四十九篇。」同上引六藝論又曰：「奔喪、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

說，因合于禮記耳。」禮記疏引鄭目錄又曰：「投壺亦實曲禮之正篇也。」同上引鄭目錄由此言之，則

戴記者，後起禮家所集，而兼糅合古文逸經者也。禮器曰：曲禮三千，鄭注：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此鄭以曲禮爲即禮經之證。

然此蓋鄭處漢末，已不見古文記，而爲此言也。許慎五經異義稱二戴爲今禮，亦同。且漢

氏，古文也，其各據所見不同如此。戴記爲古文之證頗多，司馬遷以五帝德帝繫姓爲古文。史記五而大

戴禮有之。其證一，本志明言禮古經出魯淹中。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承上古經而言，而

小戴記之月令明堂位，別錄屬明堂陰陽。其證二，則豈獨其間有糅合逸經者爲古文哉。

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本書梅則凡禮記，明皆

古文。二戴先成帝之世，當宣帝世，見儒林傳。豈便特異。且穀梁後爲今文，則禮記之後爲今文，亦宜

也。凡諸經記，原本皆古文。後易而隸書，遂爲今文耳。彼今文古文之爭，非其本然也。故別錄有大戴禮藝文類聚又有禮記四十

九篇，篇次與今禮記同名。釋文敘錄，然釋文謂非小戴禮，則妄也。後書稱玄傳曰：七世祖

融於小戴，增益三篇之謬。戴震已言之。是必大小戴記分見別錄，而漢志本七略舊文，但存古文篇數，明可

攝彼二戴也。隋志引晉司空陳劭謂二戴錢大昕曰：「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

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

百三十一之數。廿二史考異：案陳壽祺左海經辨：邵懿辰禮經通論：黃以周禮書通攷：皮錫瑞三禮通論：均反對此說。坐未審耳。王聘珍曰：禮

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囊等所合藏。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採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

論三正記少字饋食禮疏白虎通社禮泰山威德記隋書牛諡法御覽五百六十二文通

號篇諡篇同北堂書鈔九十三引作諡法篇風俗共二十三篇又曲禮漢書儒林王式傳

通引作號諡篇逸玉篇諡下諡下諸條皆引諡法共二十三篇又曲禮在曲禮服注曰見

大戴文王世子詩標有梅樹譜疏皆禮器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諸書皆引入大戴是大

戴有此三篇而今佚矣合之共二十六篇漢時爾雅在禮中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引禮文

可證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釋親文為禮親屬記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文為禮樂記可

證二趙注孟子館甥引妻父曰外舅兩語以為禮記可證三臧庸陳壽禘據廣雅表謂禮有

爾雅可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再合之恰符所逸四十六篇之目見上王氏禮記篇目考

不以爾雅二十篇充數今以其說尙有難通特足成之如此又若釋文叙錄引別錄曰古文

氏二十一具百三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除樂記二十三篇中之十一

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三篇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劉向

後所校得者言之禮記喪服四制孔疏云別錄無此文此正劉向所校得者少一篇之證故

劉向別錄必以古文記及二載而二載記之漢志古文愈可明也錢大昕載記多喪服四制一

從而不知分別觀之故黃以周禮善通故並詆錢諫是記百三十一篇猶班班可考也記書

復別出孔子三朝記爾唐後大戴禮無傳學者此亦中國禮教自唐而衰之徵也清四庫

著錄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孔廣森汪照皆有大戴禮補注。王聘珍大戴禮解詁較勝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殘。劉臺拱曰：「今小戴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而大戴記之盛德實記古明堂遺事。此三篇其僅存者。」漢學拾遺然則此三十三篇者必有記百三十一篇中之重篇在矣。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亡。隋志作王氏史氏似誤。廣韻曰王史複姓。

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詛。故名曰曲臺詛。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亡。儒林傳曰：「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

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之記。」文選引注六十三輔黃圖明言「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是晉灼說西京無太學，非也。

中庸說二篇

亡。以志既有明堂陰陽又有明堂陰陽說為例。則此非今存戴記中之中庸明也。

明堂陰陽說五篇

亡。

周官經六篇

存。清四庫著錄周禮正義四十二卷。孫詒讓周禮正義精博遠勝舊疏。荀子曰：「刑名從

商爵名從周。」楊倞注：「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正名蓋是也。故曰

三代雖亡，治法猶存也。漢文帝得魏樂人竇公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武帝議封

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事。史記封禪書河間獻王亦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

記。隋志曰：「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

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蓋漢猶先得其一章，後得其全書而復不完也。後漢

書儒林傳：太平御覽學部引楊物理論。俱謂周官出孔壁。孫詒讓已辨其誤。或謂周官即尚書之周官，馬融鄭玄已斥其失。然

周官周禮異名者，班志蓋本七略，故稱周官經。王莽居攝三年九月，劉歆為羲和，與博士

諸儒議云：「發得周禮以明殷監。」見莽傳故荀悅漢紀曰：「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

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卷二此亦可徵歆奏定七略與仕莽朝絕然兩事。而未

世妄人，詆歆為莽偽造周官一書，非真吠影吠聲之談哉。

周官傳四篇

亡。傳者對經之名，則西漢傳周官經者所為。蓋如尙書大傳之類也。漢人讀書有二法，其一曰訓詁舉大義，通儒以徧讀羣經百家之書者也。其二曰章句義理，所謂章句鄙儒，則即經生博士。抱一經以登利祿之途者也。尙書大傳非章句也。左氏傳初亦以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丁寬治易亦訓詁舉大義。蓋西漢初師風尙如是。以此相例，則周官傳雖亡，猶可推而知。漢武時，諸儒及河間獻王皆嘗刺取周官著書，則周官不與書禮二經之逸篇絕無師說者同科，宜至劉歆而得立於學官博士也。誰謂周官西漢無傳授者哉。竊正樊矣已。類稿有此說。近劉師培有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殘。七略本列在兵權謀家，班氏出彼入此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遷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傳。隋志兵家司馬法二卷，清四庫兵家著錄一卷。鄭注中

行怪。引司馬法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亡。史記封禪書或有採取於是者。

封禪議對十九篇

亡。

漢封禪議羣祀三十六篇

亡。

議奏三十八篇

石渠

亡。沈欽韓曰：「石渠禮議，唐時尚存。詩既醉疏，禮王制疏，俱引石渠論，通典尤多所引。」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入司馬法一篇
百五十五篇

今計古文經古文記，合一家，今文經一家，明堂陰陽至明堂陰陽說，共五家，周官經傳合

一家，軍禮司馬法以下，共五家，合計十三家，經七十卷，正作十七篇，合計五百五十四篇，

少一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

師古曰：序錯之
辭也，錯置也。

此約文言之也。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豐禮古今字。豐者蠡也。爾雅釋魚釋文：「蠡或作蠡。」朱駿聲曰：「蠡當爲禮之或體。皆錯。」蠡者，蓋也。說文：蠡，蠡也。廣雅釋器：蠡，蠡也。夫婦之所以合昏也。字通。故禮始於夫婦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而帝王質文，世所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爲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舉說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

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禮記：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蓋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文質代變，帝王亦應

時之芻狗耳。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其實一也。禮經具在，無煩贅釋。即十七篇。威儀則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

職之屬也。王應麟曰：「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徵文小節。」後人多宗朱子之說。若夫三

百，舊說有以周官三百六十當之者，誤也。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

孔子追跡三代之禮，故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

之，吾從周！」中禮記是故禮者包三代而言，不獨周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

其籍。」上萬章此班志所本也。然諸侯去之，而周室抱殘守缺之史猶存也。春秋戰國之史，皆錄王官，非諸

侯之臣，詳章炳麟檢論春秋故言。故孟子猶曰：「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不然，孟軻惡自而聞之哉。莊

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天下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

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

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樂傳百吏亦百史也。諸侯雖去其籍，而百史之守，未盡

墜於地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亦俱可互證。不然，何待秦火而

付之一炬哉。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士禮十七篇，即今文經十七篇也。高堂生者，謝承曰：「秦季，魯人高堂伯。」則伯其字也。

史記儒林傳索隱 高堂生授二戴慶普儒林傳詳之。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

記所見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脩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痛與愈同，愈勝也。

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劉說是

也。禮古經出淹中者，河間獻王所得。隋志曰：「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

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是也。其出於孔氏者，魯恭王壞孔壁所得，而

孔安國獻之也。論衡佚文篇曰：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篇。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脫復微異。鄭玄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間

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亦二事並舉也。以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其比於

三代之禮，良多殘闕。然比於士禮十七篇，則所差懸殊。故曰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制，雖不能備，猶脩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惜哉！終漢之世，三十九篇古經，莫為

傳說，名曰逸禮，而終逸矣。雖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亦盡逸矣。使後之人，觀古不詳，莫遺憾

甚矣。近劉師培有逸禮考未刊。

以上禮

樂記二十三篇

殘。小戴記有樂記篇。孔穎達曰：「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也。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別錄十一篇下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樂記疏惜此十二篇不入戴記而竟亡也。

王禹記二十四篇

亡。王禹事見後。

雅歌詩四篇

亡。

雅琴趙氏七篇

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亡。別錄曰：「宣帝元康神爵間，能鼓琴者渤海趙定。」

藝文類聚四十四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亡。別錄曰：「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北堂書鈔一百九。師曠後者，古者學以世傳，蓋出

於家學也。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樂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為侍郎。

亡。別錄曰：「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藝文類聚四十四。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頌七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也。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

有名。

樂者樂也。凡樂，樂其所生。本書禮樂志。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大戴禮三本。通典曰：

「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

作大濩，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大勺。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氏之言。二者相與並行。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者。眇亦讀曰眇。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此言樂至周末而亡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蓋音與樂不同，故子夏云然也。帝王作樂，原以告成功於神明。干戚羽旄，皆古之武器，故亦神樂亦軍樂也。戰國紛爭，則告成功於神明也難。重以戰術進步，戰國比春秋迥不相侔，更何論乎周初。此雅樂根本消滅之由也夫。

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音初耕反。

服虔曰：「制氏魯人，善樂事也。」本書禮樂志注世在樂官者，卽荀子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

數，父子世傳，以持王公」者也。三代之制，在官世業。西漢而後，此風替矣。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魏文侯受經於子夏，作孝經傳。六國之君尊儒好古，莫文侯若也。故戰國初世，魏最強。其後弱者，後嗣之衰也。齊召南曰：「竇公事見正史，必得其實，但桓譚言百八十歲，則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時爲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十五年，計至秦二世三年，卽已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卽帝位，則是二百零八年也。竇公在魏文侯時已爲樂工，則其年必非甚幼。至見文帝又未必卽在元年，則其壽蓋二百三四十歲矣，謂之百八十歲，可乎。」漢書齊說甚辨而稿。以此例之，則老子壽二百餘歲，亦非不可有之事也。周官者，其書蓋合百官之制而成，散之，則仍分寓於各官之守。竇公有書，其一徵也。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獻二十四卷記。

此卽王禹記二十四篇，亦名樂記者也。與二十三篇樂記絕不相蒙，不可不辨也。王禹記作自河間獻王與毛生等。毛生蓋卽毛萇，爲獻王博士，號曰小毛公者歟。獻王好儒，多得古書，詳本書禮樂志及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然史記景十三王傳記獻王事甚略，則亦如記魯恭王事以記之也。說詳前論魯恭王事。

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師古曰：寔漸也。

言古樂記與王禹記不同，因是王禹記遂益以漸微也。

以上樂

春秋古經十二篇

存。此左氏春秋古文經也。河間獻王立左氏春秋博士。本書景十三王傳許慎曰：「北平侯張蒼

獻春秋左氏傳」。說文蒼遠在獻王前，蓋經亦蒼所獻也。十二篇者，春秋十二公，公各爲

篇也。莊子天道篇釋文：一云春秋十二公經。左氏明有古經，故今文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劉歆傳後漢書范升傳晉書王

接傳者妄也。

經十一卷 公羊 梁二 駁

存。此公羊穀梁二家春秋今文經也。何休曰：「繫閔公篇于莊公下。」二公羊閔蓋二家以閔公事短，不足成篇，併合之，故十一卷。卷亦篇也。

左氏傳三十卷 左丘明

存。孔子家語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

爲之傳，共爲表裏。」左傳杜序正義引陳沈文阿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云，此其孔子家語觀周篇也。嚴氏者，

彭也。漢興，張蒼獻左氏傳，論衡案書篇曰：「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亦稱春秋古文。故

司馬遷曰：「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史記吳世家案劉歆傳

春秋左氏傳桓譚曰：「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一十引新論班固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劉歆

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本傳楚元王傳故沈欽韓曰：「戰國諸

子嘗觀春秋傳而成書，如韓非姦劫弑臣篇，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

聞王病而反。」云云。此全依左氏傳也。故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鐸椒虞卿呂不韋之徒，

各拮據春秋之文以著書。」是先秦周末，並鑽研窺望其學，獨屈抑於漢耳。漢書沈說以

左氏不立學官為屈抑，未必盡然。終漢之世，經傳別行，服虔左氏傳注猶不言經，是其驗也。

杜預作經傳集解而後，遂不別行。左傳清四庫著錄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然劉文淇

左傳正義，遠勝孔疏，輒近佻說流行，能駁正者，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敘錄最精詳。史記十

年表曰：「魯君子左丘明。」蓋以內外傳中君子曰：皆丘明自稱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引宋襄公泓之戰事，有君子曰：雖誤，然必因左氏有此文而誤矣。妄人謂君子曰皆劉歆偽竄，真

也。聲說

公羊傳十一卷 公羊子，齊人。古曰：名高。

存。公羊傳授，儒林傳詳之。清四庫著錄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陳立公羊義疏，遠勝

舊疏。

穀梁傳十一卷 穀梁子，魯人。古曰：名喜。

存。尸子曰：「穀梁俶傳春秋十五卷。」元和姓纂一屬漢止十一卷者，蓋後師有所刊落

也。新語道基篇引穀梁傳今傳無之，即其證。然穀梁子一人四名，曰俶又誤曰喜別本漢書曰真論衡案曰赤

殆聲之訛轉也。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

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御覽六此公穀之先後也。班志先公羊者，

蓋以其傳學之盛歟。清四庫著錄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鍾文蒸穀梁補注未佳。

鄒氏傳十一卷

亡。鄒或作騶。王吉能治騶氏春秋。見漢書本傳

夾氏傳十一卷

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頰

亡。有錄無書者，蓋二劉雖著錄，而西京祕府無其書也。隋志曰：「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然後書范升傳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今左氏得置博士，騶夾並復求立。」則祕府雖亡，則其私學仍未絕也。沈欽韓說

左氏微二篇

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亡。沈欽韓曰：「微者春秋之支別，顏籀解非。」

鐸氏微三篇

楚太傅鐸椒也

亡。司馬遷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鐸氏微。」十二諸侯年表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

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王應麟引

張氏微十篇

亡。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成

亡。別錄曰「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王應麟攷證引

公羊外傳五十篇

亡。沈欽韓曰、「蓋董仲舒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類。」然春秋繁露一書、本志無明文。

穀梁外傳二十篇

亡。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亡。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亡。釋文敘錄曰、「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是西漢為穀梁章句者。但尹書本志無明

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亡。公孫弘學春秋雜說。史記平弘習公羊蓋此類。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亡。沈欽韓曰：「顏安樂所說，熹平石經公羊碑有顏氏說。」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亡。後書應劭傳曰：「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議奏二十九篇石渠論

亡。儒林傳曰：「蕭望之等平公羊穀梁同異。」後書陳元傳曰：「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

氏興。」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存。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記自序班固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

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司馬遷傳贊韋昭曰：「丘明復采錄前世穆王

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國語解叙。案本書律歷志稱春秋外傳。劉

監釋名亦曰國語。曰外傳。論衡案書篇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清四庫史部雜史類著錄國語二十一卷。以宋天聖明道本國語爲注。

龔麗正有國語韋昭注疏重增齡有國語正義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

亡。本舊有國語而分之。故曰新國語。即重行編定之書也。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亡。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

凡十五篇。」史記集解序索隱引。案本書司馬遷傳贊。後漢書班彪傳說略同。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引古紀世本。史通書志篇曰：「周獨世本。式辨諸宗。」雜述篇曰：「世

本。蓋俱本別錄。顏之推曰：「皇甫謐帝王世紀說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

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顏氏家訓書證篇蓋皇甫氏誤讀漢書司馬遷傳贊。而云丘明作也。豈

知司馬遷傳贊明言又有世本其不蒙上文丘明作。而與有戰國策有楚漢春秋並列甚

明。且下文言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云云。其不言據左氏國語世本皆班氏不言世

本丘明作之證。自皇甫氏一誤。而後世猶有承其誤者。不可不辨也。章宗源隋書經籍志

然史通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

五篇。」正史篇豈世本有二。古史所述。與楚漢間人所錄。異書同名耶。清孫馮翼雷學淇張

謝秦嘉謨咸有世本輯本。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殘。朱一新曰：「今高誘姚宏注本雖分三十三卷，實已缺一篇，蓋後人分析以求合三十

三篇之數也。」漢書管見清四庫史部雜史類著錄戰國策注三十三卷。

秦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亡。但今存金石刻文尙不鮮。羅振玉有刊行秦金石刻辭。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亡。沈欽韓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考不載，蓋亡於南宋。」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存。清四庫史部正史類著錄史記一百三十卷。王先謙曰：「隋志題史記蓋晉後著錄，改從今名。王應麟攷證載呂氏祖謙說，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一景紀篇在二，武紀亡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書在闕敘，四禮書自禮由人起以下，草具未成。五樂書自凡音之成而下，草具未成。六律書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草具未成。七三王世家所載，惟奏

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畧敘自出、亦未可知。八、傅靳蒯成傳篇在、非褚先生補。九、日者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史公本書。十、龜策傳、自褚先生曰以下、乃所補也。」由此觀之、則班言無書、特就中祕所藏言之耳。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章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奉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

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亡。馮商續太史公書、而書自別行。則凡續太史公書者、不必盡屬合為一也。劉知幾曰、

「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

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

史通正史篇：案當有所本。則續者不止馮商一人。蓋餘俱中祕所不藏。故劉

略班志不錄歟。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亡。鄭玄曰、「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

六藝論

又春秋命曆序分開闢至獲麟為十紀。

皆漢古說。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起居註。

亡著注古字通著記卽注記也。律歷志言漢諸帝著紀。史記武紀正義引漢帝起居

漢大年紀五篇

亡。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書太史公四篇

今計古經至虞氏微共十一家。公羊顏氏至漢大年紀共十二家。合計廿三家。中間以國語兩種合一家。太史公及續合一家。而公穀外傳章句雜記則分攝於公穀中。不計也。其公穀二家經各十一卷。合得九百一篇。少四十七篇。兵權謀兵技巧皆有班注「省伊尹」「省墨子」云云。蓋本七略兩載而班志省之。然太史公書無重見。此不知所省何篇也。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王念孫曰「式本作戒。字之誤也。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讀書雜志是也。不獨王者。戰國之世。趙簡子孟嘗君皆有侍史。故古之史多矣。詳史通正史篇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蓋傳聞異辭。劉子玄曰「尙書家者。其先出

於太古至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國語曰：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史通六家篇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

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

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亦因也。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

此述孔子所以作春秋也。諸侯惡周禮之害己，而皆去其籍。夏殷之後，宜乘先典，顧文獻不足。文不足者，書策缺也。獻不足者，耆舊喪也。惟魯宗國，猶秉周禮，故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孔子因魯文獻而作春秋，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膠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使

前聖後聖、繼承不已、文獻可徵、文則十二公經也。獻則師弟授受也。孔子之所以功高百
氏者此也。且列國史臣出自王官。別有如晉之董狐、左宣三年齊之太史、左襄十五年咸奮直筆。孔
子匹夫庶人、而欲藉春秋之直筆、以垂一王之大法、愈非其職也。然而不得已也。故曰
「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至其褒諱貶損當世、大抵尊中國、攘夷狄、讖
世卿、進平民。最爲落落大者。不可書見、口授弟子者、幾不密則害成、謀不密則亡身。是故
易者文王之陰謀革命書也。春秋者、孔子之陰謀革命書也。秦漢之際、陳涉首發難、孔鮒
持孔氏禮器往從之、非乃祖尼父之教也哉。史記以陳涉世家次孔子世家後、馬遷猶明此義、蓋文王孔子皆運厄陽九、不得已也。
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
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此明左丘明所以作傳也。孔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故病夫學者說經之各安其意
也。司馬遷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
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

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立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以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又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子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史記卷十二 禮侯年表」由此言之，左氏傳其書雖隱，不如詩書禮樂四術，可公宣於君卿大夫間。然其授受有人，則未嘗不廣布於學者之間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孔子作春秋，起於獲麟之年，亦絕筆於獲麟。距臨歿纔二年，故弟子受師說，蓋尙多明而未融。况末世口說行，浸以失真。桓譚所謂「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穀梁公羊方作」是也。公穀鄒夾說俱見前。

以上春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幾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亡。此孔壁古文論語也。論見前古。文尙書下古。何晏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古論惟孔安

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馬融亦爲之訓說。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論語集解序。然

何晏既云孔安國訓說不傳，而其論語集解又採孔安國注，蓋出晏等所僞作歟。沈濤論語孔注

辨僞。已詳之。馬注久佚，鄭注則近有燬煌石室所出論語注殘本，僅四卷，題曰孔氏本，鄭氏注。

蓋唐人寫者誤題，以爲孔安國古文論語本也。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亡。此今文論語也。問王者，問玉也。古王玉字，形近易混。許慎說文玉部有孔子論玉語，正

出齊論，故爲今存魯論所無。

魯二十篇。

存，此亦今文論語也。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存殘本四卷。何晏曰：「魯論

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今集諸家之善，名曰論語集解。」論語集解序此論語集解本又

有二，宋邢昺論語注疏及梁皇侃論語義疏是也。皇本久佚，自日本還歸。清劉寶楠論語

正義攷證較舊疏爲詳。

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亡。舊本與魯二十篇不分行。蓋魯傳也。

齊說二十九篇

亡。王吉傳曰、「王陽說論語。」但王陽書、本志無明文。

魯夏侯侯說二十一篇

亡。夏侯勝傳曰、「受詔撰論語說。」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

亡。事詳禹傳。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亡。王吉子者、家學也。

燕傳說三卷

亡。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亡。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亡。今本依託。馬昭曰：「家語王肅所增加。」禮記樂疏 沈欽韓曰：「肅惟取婚姻、喪祭、郊禘、

廟祫與鄭不同者，屬入家語，以矯誣聖人。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謂肅所造也。」漢書疏證 沈

說不盡然。家語篇目猶舊可据，而內容則多所增竄，不僅婚姻喪祭諸端也。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存。此在禮記中而復別出者也。別錄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藝文類聚五十五：案大戴禮出於百三十一篇古文記，中有三朝記。別錄以重出之三朝記，而云今在大戴禮者，蓋明世儒所傳習也。 沈欽韓曰：「今大戴

記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小辨第七十一 用兵第七十二 少閒第七十三 七篇第七十四 顏籀

僅云有一篇。彼蓋未見大戴記也。」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亡。司馬遷曰：「弟子籍出古文近是。」史記仲尼弟子傳 沈欽韓曰：「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

舊有圖法，皆出壁中者也。」葉德輝曰：「今漢武梁祠石刻畫像有曾子母投杼，閔子御後母車，及子路雄冠佩劍事。冠作雉形，可想見其遺法。」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今計魯及傳合一家，故合計十二家，二百三十篇，多一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纂與撰同。

此釋論語一書命名之義也。語謂言語也。論謂撰論也。先有孔子與弟子，時人及弟子相

與言之語，而後及門人論纂，以成此書也。門人弟子也。禮弓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

所撰定。」文引 崇爵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蓋語亦有非微言，必論

撰猶言評論選錄也。古字撰選義通。而取之。惟其然也，故趙岐曰：「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

孟子 題辭

漢興有齊魯之說

別錄曰：「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皇侃論語疏敘引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畸音居宜反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傳魯論下衍語字

王念孫讀書雜誌

何晏曰「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

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文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云論語集解此論語傳世之源流也。

以上論語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

十二章師古曰劉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亡此孔壁古文孝經也隋志曰「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之傳亡於梁亂。

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志經籍盛大

士曰「近汪氏翼滄所得日本國古文孝經孔傳一卷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

家語爲王肅僞撰而安國之注孝經有與家語暗合者隋志所載王肅孝經解久佚今見

於邢昺疏中而多與孔傳相同是必王肅妄作假稱孔氏以與己之臆見互相援證唐司

馬貞指斥孔注俚鄙不經劉炫詭隨妄稱其善或遂疑爲炫作而不知劉炫得之於王劭

劭與炫或皆被欺於王肅」孝經徵文錄

孝經一篇十八篇長孫氏江氏后氏異氏四家

存隋志曰「劉向以孝經顏芝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

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鄭玄注孝經甚稿。錢侗重刊孝經鄭注序曰宋均孝經之

注大唐新語引鄭孝經序云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皆當日作注之證隋志疑之非也鄭注久佚復

自日本傳來嚴可均有鄭注輯本皮錫瑞有孝經注疏均精善清四庫著錄孝經正義三

卷唐玄宗注宋邢昺疏今通行本也

長孫氏說二篇

亡。

江氏說一篇

亡。儒林傳曰「博士江公著孝經說」

翼氏說一篇

亡。翼奉也。

后氏說一篇

亡。后倉也。

雜傳四篇

亡。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安昌侯說一篇

亡。安昌侯張禹也。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亡。王先謙曰、「此五經總論也。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存。在禮記中、而此復別出者也。邵晉涵曰、「漢志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但考諸書之徵引爾雅者、似有佚句而無闕篇、班固所言篇第、今莫可攷。」葉德輝曰、「今本三卷十九篇、漢志蓋合序篇言之。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爾雅有序篇之明證。」葉說爲長。唐世、爾雅各家本、尙多存者。自各家本盡亡、而序篇佚矣。崔亦憺晉亦虛稱謂爾雅缺釋禮篇不足據清四庫著錄爾雅注疏十一卷。郝懿行爾雅義疏、遠勝舊疏。

小雅一篇

存。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錢大昕曰、「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僞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据。」錢說是也。然今本卽從僞孔叢中、重錄出之。宋翔鳳有小爾雅訓纂、葛其仁有小爾雅疏證、胡承珙有小爾雅義證。

古今字一卷

亡。王先謙曰：「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尙書。論衡云：壁中古文論語。後更隸寫以傳誦。此蓋列具古今，以便誦覽。」王說是也。此漢世古文今文所以別也。惜其書不傳。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子所
作。在管子書。

存在管子中，而此其別出者也。沈欽韓曰：「今爲管子第五十九篇。鄭曲禮注引之，蓋漢時單行。」

說三篇

亡。王先謙曰：此弟子職說。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今計爾雅小雅今古字合一家，弟子職及說合一家，故合計十一家，五十六篇，少三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此明孝經之所由作也。孔子設爲與曾子問答而作此書。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三之寓言例。故曰：「爲曾

子陳孝道也。」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呂氏春秋孝行說。孔子道冠百王。法垂萬

世。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休公羊傳序引。鄭玄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

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匯之。六藝論 哲哉鄭氏、孝崇所生、民族之淵源

也。六經萬行、無妨隨世流變、而民族則千古萬古不可二也。唐以前、無疑孝經者、故東晉

江左、一綫之正朔猶延。楊隋李唐半虜之漢宗重振。南宋朱子之徒、始盛疑經之說。悲夫、

重所主而輕所生、宋儒之罪通天、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丁晏孝經說之微妄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此變言之、卽民族者、天經地義之謂也。鄭玄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

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釋文引 聖哉、自孔子沒、吾必首敬鄭氏已。

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隋志曰、「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

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

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皆

讀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祖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真孔壁古文既亡、其與今文異者、不復可攷。續、謂嗣續也。鄭玄注曰、「父母生子、骨肉相

連屬復何加焉。」是也。朱一新曰：「今孝經千八百六十二字。」漢書

以上孝經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師古曰籀音胃。

亡。倉頡以來，字書無徵，而史籀遂爲字書之鼻祖。秦謂之大篆，漢亦稱之曰史篇。許慎應

劭皆曰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許曰太史籀見說文敘。應曰大孟康曰：「史篇，史籀所作

十五篇古文書也。」本書注王莽傳注孟說極踳。蓋秦焚古文而史籀爲其所用，故不謂之古文，而

謂之大篆耳。王新以古文包史籀古籀均先秦舊文。此亦可驗攻古文者之謬也。唐元度

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

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書十體張懷瓘曰：「凡九千字。」

斷書桂馥曰：「大篆十五篇，斷六百字爲一篇，共得九千字。」說文王鳴盛曰：「說文謂之

史篇。韻部云燕召公名爽，史篇名醜。徐錯云史篇，史籀所作倉頡篇。錯誤。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

字，其書與此志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以意參酌

定之，非專取史籀。建武亡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固不能盡遵用之也。」十七史

王說尤詳。古籀篆文多同，說文所錄籀文才二百二十餘字。王國維史蓋著其特異者也。

八體六技車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籀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亡。韋注八體原本許慎說文敘王先謙曰「六技王莽改六書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六種，下文亦曰六體是也。」蓋八體六書本無大殊。秦焚古文，故以史籀爲大篆，而不名古文。王新定六書，則以古文包大篆，奇字不過古文之特異者。餘蟲書卽鳥蟲書，摹印變爲繆篆。刻符併入篆書，殳書併入隸書，獨闕署書而已。俱詳余著文字學。

秦新攷文參斟表

秦八體	新六書
大篆	古文
小篆	奇字
刻符	篆書

攷倉頡以四字爲句、與後世千字文相似。此亦漢晉江左文章句式之初基也。自唐後科舉既盛、而文人不讀書、讀書不必識字、小學之書、直至宋而幾盡亡矣。清孫星衍任大椿梁章鉅咸有倉頡輯本。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亡。其文句可攷者、有曰「黃潤纖美宜制禪。」文選蜀都賦注引有曰「鐘磬竽笙筑坎侯。」文藝

類案則與急就文句相似矣。唐陸羽茶經引唐志猶存、亦亡於宋。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存。姬漢史篇盡亡、惟此僅存、足爲知古之標式。皆以三字或七字爲句、所謂口訣文體也。晁公武曰、「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郡齋讀書記今本三十四章、末有齊國山陽二章、乃後漢人所加耳。唐顏師古急就篇注宋王應麟補注清四庫小學類著錄四卷。

元尙一篇成帝時李長作

亡。

訓纂一篇揚雄

亡。王先謙曰：「此下所謂作訓纂。順續蒼頡也。」揚雄曰：「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

傳本隋志曰：「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

蒼。」徐鉉曰：「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篆

別字十三篇

存。錢大昕曰：「即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或稱別

字，或稱方言，皆省文。」三史拾遺清四庫小學類著錄方言十三卷，戴震有方言疏證，錢繹有

方言箋疏，均翔實。

蒼頡傳一篇

亡。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亡。王先謙曰：「此合蒼頡訓纂為一，下文所云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也。」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亡。王先謙曰：「此蓋於揚雄所作外，別有增益，各自爲書。說文引杜林說。」

杜林蒼頡故一篇

亡。王先謙曰：「此下文所云杜林爲作訓故也。」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亡。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今計倉頡倉頡傳合一家，杜林蒼頡訓纂及故合一家，合計十家，其八體六技，以八計也。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師古曰下

「夫揚于王庭。」師古曰夫卦之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夫者，決也。訣也。故史篇爲成文，以口訣作成之也。史篇既利用口訣成文，其施行於政府民

間也。易故書契肇作，政象開明，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已。韓非子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

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五藏篇鷓冠子曰：「蒼頡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李官，蒼頡不

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近迭篇淮南子曰：「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

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秦族訓蓋蒼頡書，周季猶存。故姬漢學者，咸稱之歟。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詁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指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魏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

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亦見大戴禮保傅，稱周官者，蓋猶劉歆七略舊文也。

許慎曰：「周禮八歲入小學。」說文叙，蓋以劉說爲即周禮說。而其說六書，見師古與班

不同。鄭衆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周官保氏注又與許不同。其詳別於

文字學中論之。

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創造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章昭曰：若今尙書、蘭台令史也。臣瓌曰：史書，今之太史書。吏民上書，字不正，輒舉

劾。

倍文曰諷，周官大司馬鄭注猶今言背誦默寫也。六體者，八體之訛也。說文叙作八體，王先謙曰：淺人見下六體字而妄改。

耳。許慎曰：「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魏書江式傳作史，案古史吏字通，賈誼陳政事

疏云：不習爲吏，新書作不習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不正，輒舉劾之。」說文叙應劭亦曰：「能通倉

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尙書郎。」通典引漢官儀蓋諷籀書九千字者，周制也。試以八體

者秦制也。漢承秦，秦承周，而漢遂兼承周秦之制也。史，史員也。令，巧善也。史書令史者，巧

善於史書之吏員也。史書者，隸書也。故漢元帝本紀贊：應劭曰：史，籀所作大篆，非也。孝成許皇后外戚傳王尊

本傳嚴延年酷吏傳楚王侍者馮嫪四城傳等皆善之也。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後漢書安帝紀年

史書：喜正文字，諸所稱善史書者，無過諸王后妃嬪侍之流。略知隸楷，已足成名。魏志管寧傳：穎川胡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覲章隄並有尺牘之迹。動見模楷，則史書之即隸書

明矣。案亦見十七史商榷。隸書不過八體之一，而為史者，必課以八體，此漢隸之所以多變形也。史籀

十五篇，西京完在。班曰：「諷書九千字。」泛言之。許曰：「諷籀書九千字。」鑿言之。應曰

「通倉頡史籀篇。」混言之，自以許能鑿指言之為尤明也。萬石君奏事，誤書馬字，與尾當

五，而四不足一，惶恐懼譴死。史記萬石君傳是漢世正字之嚴，可見已。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亦程邈所獻。

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風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顏說小篆，程邈作，妄也。王先謙曰：「此方釋王新所定六體，上所云六技也。皆所以云云，

總上言之。」王說是也。八體六技，至是盡釋之矣。八體六技本無大異，特勝於後世巧立

名目，妄分三十六種。宋王楙五十八體。晉徐安之類，是其善也。說文凡兩引奇字，即凡元二字，別詳諸家說文敘釋。

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爲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孔子曰：曾我初涉學、尙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蓋傷其變不正。師古曰：淺漸也。

黃帝正名百物。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管子曰「戈兵一度、書同名。治同軌。」

上君臣孔子後乎管子、猶同文也。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子思後乎孔子、猶同

文也。至七國而殊、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灋、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故

秦并天下、而有同書文之令矣。雖然、履霜至冰、闕文之歎、仲尼之憂世、不亦遠乎。不知闕

疑而用其私者、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說文泉貨爲白水真人。後漢書光武紀贊

之類。此雖漢事、亦足以喻。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體。

此明秦漢所祖最古而完存之史篇也。許慎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說文然史籀文字傳自西周、實西周古

文也。孔壁古文寫於東周、實東周古文也。孔子時聖、自垂一王法、不必盡同西周也。秦起

西周舊都，蓋卽用其文，故尊史籀爲大篆。且秦本無儒，詩書百家語，皆起山東，則東周古文者，皆山東古文也。秦旣滅山東之國，而焚其書，宜不復存其字。所用史籀大篆，雖本亦古文，以與山東古文異，得不廢已。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是也。

此明秦篆之所由來也。秦滅古文，而其文字仍不能不有所本。蓋自太古以來，樂不相沿，禮不相襲，大都變其名而不變其實。此雖文字，亦一徵已。許慎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說文

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獄官多事，苟趨簡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趨也。易音七鼓反。施之於徒隸也。

此明隸書之所由作也。許慎曰：「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說文故隸書爲今文，隸書作而古文革。然當起於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書同文字，許說猶有未瞭也。且隸書亦有由來，非突然發生。

別於文字學中詳之。

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九十五章并爲倉頡篇。師古曰并爲倉頡篇也。

此明漢世通行之倉頡篇與秦稍異也。凡古書流傳恆多省併。六十字爲一章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也。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章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一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

此明漢續秦字也。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是也。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以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詣京師。平帝許慎曰「孝平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

耶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說文

蓋至秦焚詩書百家語而六藝缺九流殘漢復重文西京末葉典藝整然可觀而文

字亦隨以略備也。六十字爲一章蒼頡五十五章二千三百字揚雄續易爲八十九章增多三十四章當得二千四十字合三千三百字爲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增十三章又得七百八十字凡八十九章合十三章得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比諸許慎說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者猶爲少也。然則姬漢史篇雖盡亡而說文一書其爲後世最古之字書(Old Dictionary)也何疑哉?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并列焉。

蒼頡多古字故廣義言之小篆亦古文之流也并列焉者杜林訓詁七略所無而班氏列入之也。

以上小學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入三家九篇出重十一篇

都計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四百十二篇、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小學十家四十五篇、適符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之數。至班注入三家云云、書入劉向稽疑一篇、併入五行傳記、則不計家。故禮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適符三家一百五十九篇之數。又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省太史公四篇、此卽并目日出重十一篇者歟。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六藝本六而不五。自秦火燒殘、五而不六。而漢人乃以五常說五經。此漢人之曲說也。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史記然則班志所述、豈非西京後變之說哉。

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曰：不能見易意。則乾坤近於滅息也。師古曰：此上擊之辭也。幾近也。

依音反。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易者如也。從無而至有，至不可見，則是萬有盡亡也。與天地為終始者，指「物如」言之而

已。其「真如」，固天地雖亡而常存。本韓非解老

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承

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師古曰：畜，讀曰著。著，聚也。易大畜卦象。辭曰：君子以多識，前畜往行，以畜其德。三十而

五經立也。

此仍漢人之曲說也。因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遂為此費解也。豈知樂正「崇四術以

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豈可以三年通一藝之格，囿之哉。不然，則此古

者，指春秋戰國以後而言。然七十二弟子身通六藝，無五經之可言，更何論乎五常。附會

五經五常五行之說者，惟施於秦火而後之漢可耳。承其大體玩經文而已者，惟訓詁通

大義者能之。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言為學之道，務在多聞。疑

則闕之。慎於言，則少過也。故志引之。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為碎之義，以避作人攻難者，故為便辭巧說，以析破

形體也。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相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與，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安師古曰：己所常習，則保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新論曰：「秦近君」者，秦延君之訛也。此指章句鄙儒而言也。發明章句自子夏徐漢書

漢世利祿之路既開，一經說至百萬餘言。林本傳直與後世科舉時代之八比經義相去

一間耳。此西漢今文經說，所以後世罕傳也。歟。馬瑞辰曰：漢儒說經，莫不先通訓詁。漢書

而已。儒林傳：晉丁寬作易，就二萬言。訓詁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

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則知訓詁與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劉勰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

萬餘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蓋學章句也。詁訓則博習古文，進其轉注。

假借，不煩章句釋，而奧義自顯。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

序六藝為九種

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也。

見存六藝今古文表

古文

費氏古文易

注王本

古雜

或說即易緯乾鑿度等

尙書古文經

本故

毛詩

毛詩故訓傳

士禮

禮儀

禮記

大小戴

周官經

春秋古經

左氏傳

今文

尙書大傳

士禮

禮儀

春秋經

公羊傳

不明

周書

司馬法

國語

孔子三朝記

載在大紀

爾雅

當在大紀

穀梁傳

魯論語

孝經

鄭本玄注

國策

小雅

小雅

弟子職

別字

方音

此書通古今語者

三 諸子略

晏子八篇

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善與人交。有列傳。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漢書藝文志講疏

諸子略 儒

存。清四庫史部傳記類班注有列傳者，師古謂太史公書。然班氏或注或不注，如老莊申

韓有傳不注，蓋從略也。七略曰：「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史記管晏列傳注孫星衍曰：「晏子

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為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為一，則為七卷，見七略及隋唐志。宋時

析為十四卷，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偽書也。晏子文最古質，疑出於齊之春秋，即

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凡稱子書，多非

自著，無足怪者。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為之，可謂為無識。」晏子春秋序孫說近是。梁

章鉅曰：「其書如梁丘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為逢于何，一以為盆

成适。蓋由後人采掇所就，故書中岐誤重複若此。」退菴隨筆梁說非也。追錄者傳聞異辭，或

故張大之，本非晏子自著書也。通行孫星衍校本為善。兼音義校本黃以周晏子春秋校勘亦

佳。盧文弨羣書拾補中有晏子春秋校正

子思二十三篇名佚孔子孫為魯總公師

殘。司馬遷曰：「子思作中庸。」孔子世家沈約曰：「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隋書音樂志案，意林引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沈約之言信矣。或曰：「子思魯人，嘗居宋，而中庸」稱華嶽是

非所宜言也。」不知此正子思所以形容祖德之廣崇。二南大雅嘗言江漢矣，豈必囿於

咫尺之間哉？宋駢宋人，尹文齊人，作華山冠以自表，此亦可為中庸。稱華歆無可疑之例，證中庸獨稱子曰稱仲尼曰，故司馬遷謂子思作中庸。其表記坊記編衣，開

端皆稱子言之。蓋子思語而弟子述之也。稱子云子曰者，引孔子語也。晁公武曰：「子思子七卷，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云云。郡齋叢書蓋北宋時書尚完存。惟汪暉編子思子一卷，清四庫儒家類著錄，殊不

足取，則未見此書也。今僅存禮記中四篇。清黃以周有子思子輯本。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殘。晁公武曰：「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

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齊郡

讀書王應麟說略同。然宋汪暉編曾子一卷。清四庫儒家類著錄，殊不足取。則亦未見此書也。十篇者，大

戴禮之曾子立事宋人所見本作修身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

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是也。曾子大孝篇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與

其門弟子問對事，則其書亦門弟子所記也。清阮元有曾子註釋。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亡。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啟、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班注漆雕

啟後者、蓋家學也。啟之後人所記歟。馬國翰有輯本。玉函山房叢書下仿此。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亡。王充曰、「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性論術本。蓋孔子

歿而儒分爲八、漆雕氏之儒居其一。此派實最與黃老道德之術相近者也。沈欽韓曰。趙

馬國翰有輯本。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亡。兵形勢家景子十三篇、蓋非同書。沈欽韓曰、「孟子書有景子、」馬國翰有輯本。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子。之。弟。子。

亡。王充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

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論術本性篇。案繁

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失於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此亦可爲春秋言性命天道之證也。此以世子爲周人、與班注異、蓋傳

聞異辭。馬國翰有輯本。

魏文侯六篇

亡。文侯受經於子夏。馬國翰有輯本。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亡。法家李子三十二篇。兵權謀家李子十篇。蓋俱非一書。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之七弟子

殘。雜家公孫尼一篇。蓋非同書。沈約曰：「禮記樂記取公孫尼子。」隋書音劉瓛曰：「緇

衣公孫尼子所作。」引釋文劉說非也。馬國翰有輯本。

孟子十一篇名軻。鄆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體。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存。清四庫著錄。孟子正義。十四卷。孫疏係偽託。兵陰陽家孟子一篇。蓋非同書。司馬遷曰：「孟子與萬章之徒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趙岐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真也。」子孟

題今外書遂不可見。明季姚士舜等所傳。照時子注。孟子外書四卷。其中有偽古文大異。讓之人心。惟危云云。宋儒程朱所謂十六字心傳者。出宋後人偽託。

疑無自南宋淳熙中。朱子取孟子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爲四書。遂入經部。故唐以前。周公孔

子並稱。宋以後孔子孟子並稱。此中國文化一大升降之機也。周公孔子皆集前古獻典而制經。孟子則發表其一己所欲言而已。故自孟子之說橫流，而文化偏趨於簡單，豈非儒教之不幸哉。焦循孟子正義周廣業孟子四考俱善。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通人，為齊覆下祭酒，有列傳。師。錄荀子二十卷。王應麟曰：「當作三十二篇。」蓋傳刊之誤也。荀書議兵篇稱孫卿

子，此自著其氏也。史記作荀卿。謝墉曰：「漢不避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

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為慶卿也。」荀子

自孟子道性善，荀子反之而言性惡。後世性善之說勝，遂伸孟而黜荀。不知性本無記，謂

曰善曰惡，皆非其本然也。惟荀子書多見二戴禮記。如小戴記之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

賈玉賤珉語，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禮記之禮三本篇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楊倞謂「荀

子之書，羽翼六經，增廣孔氏，非諸子之言」者，豈虛語哉。謝校荀子注，王先謙荀子集解

俱善。荀子尙疏校

俱善。荀子尙疏校

平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華音野。

亡。畢者，芋字之訛也。芋，吁字通。司馬遷曰：「阿之吁子。」荀史記孟子七十子之後者，蓋其

子孫也。七十子無芋姓者，不知為誰之後也。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亡。管子有內業篇，古書多重複，或此竟包彼書也。馬國翰有輯本。

周史六弢六篇蓋之闕，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書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亡。沈濤曰：「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弢，弢當為弢

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

之說。顏以為太公六韜誤矣。」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亡。

周法九篇立法天地百官

亡。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亡。班注曰：似者，不知作者而推擬其人之詞。

讒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如淳曰：讒音，深也。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亡。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亡。

甯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亡。馬國翰有輯本。

王孫子一篇。巧心曰。

亡。兵形勢家王孫十六篇，蓋非同書。嚴可均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意林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脫，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復重，僅得五事。釋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後稿孫德謙曰：「一日巧心者，書之別名也。」漢書藝文志

志舉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固一篇。十八年，齊閔王失國，固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亡。班注十八章，與羊子注云百章，豈皆以其原書分章甚明耶。司馬遷曰：「公孫固韓非之徒，往往摺摭春秋之文以著書。」史記十二
諸侯年表

李氏春秋二篇

亡。

羊子四篇百章，故
樂博士。

亡。

董子一篇名無心，
難墨子。

亡。王充曰：「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論衡福
虛篇 錢大昕曰：「無心蓋六國時人，風俗通亦引其語。」馬國翰有輯本。

俟子一篇李奇曰：或
作侏子。

亡。王先謙曰：「風俗通有俟子古賢人著書，應仲遠嘗為漢書音義，則所見本必作俟矣。」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
黃人

亡。馬國翰有輯本。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亡。馬國翰有輯本。

平原老七篇朱建也

亡。宋祁曰：「老一作君。」是也。馬國翰有輯本。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亡。史記有傳，作春秋見十二諸侯年表序。馬國翰有輯本。

高祖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亡。高祖嘗手敕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見古文苑由此觀之，漢高與明祖先後輝映矣。

陸賈二十三篇

殘。本傳曰：「陸賈楚人。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史記本傳同。案新語之名，亦見班固答實戲論衡書解篇。此作

二十三篇，蓋兼他所著者計之。梁七錄曰：「新語二卷，陸賈撰。」史記正義引正隋唐志同。宋不

復著錄。王應麟曰：「今存道基雜事輔政無爲資質至德懷慮七篇。」嚴可均曰：「此書蓋宋時佚而復出，出而不完全。至明宏治間，莆陽李廷梧字仲陽，得十二篇足本刻之。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大致相合。文選張載雜詩注引「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古詩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從軍詩注引「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載「衆口毀譽，浮石沈水，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道基篇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是穀梁舊傳，故今本無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本曾經更定，非穀梁赤之舊。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僅目爲辯士，未足以盡之。」

見戊戌中國神學報，藏書卷，案清四庫儒家類著錄新語二卷，說之不暇。

劉敬三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凡三事，蓋即其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亡。史記文紀，凡詔皆稱上曰，蓋即此類之文。文帝黃老之治，而入儒家，道儒固相通也。

賈山八篇

亡。本傳至言一篇，蓋在其中。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梁，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亡。文選兩都賦序注引孔臧集曰：「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

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是其書，唐世猶存。今孔叢子末附連叢，

未必出臧書。賦詳詩賦畧。

賈誼五十八篇

殘。本傳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錢大昭曰：「今新書止五十六篇。」闕問孝禮容章語上二篇

炳麟曰：「賈生書引用左氏內外傳極多，而其中道術篇六術篇道德說篇正是訓故之

學、有得於正名爲政之學者也。」

春秋左傳讀敘錄

盧文弨買誼新書校本劉師培賈子新書校

補俱善。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亡。張純嘗案河間古辟雍記欲奏之。

後漢書本傳

沈欽韓曰：「漢多以明堂辟雍靈臺爲一、故

謂之三雍。」馬國翰有輯本。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亡。本傳曰：「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

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是百二十三篇、在繁露之外、書早亡已。惟賢良

三策、當在其內。

兒寬九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弘十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終軍八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吾丘壽王六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虞丘說一篇難也

亡。孫卿儒也。難孫卿而復列於儒。此九流之內。又各家自爲說。不一致也。王先謙曰：「虞

吾字同。虞丘即吾丘也。此壽王所著雜說。」

莊助四篇

亡。傳作嚴助。避明帝諱。此作莊助。蓋本七略舊文。

臣彭四篇

亡。

鈞盾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

亡。宋祁曰：「兄當作冗」是也。漢官曰：「鈞盾令吏從官四十人。」百官漢書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亡。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擢次之。

存。桓寬事及所著鹽鐵論見公孫賀劉屈氂傳贊。王應麟所見本十卷六十篇今分十二

卷篇同。清四庫儒家類著錄鹽鐵論十二卷然通行本仍止十卷。章炳麟曰「漢論著者鹽鐵駁議御史大

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剗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其宗。其

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國故論衡論式篇張敦仁重刻鹽鐵論附考證王先謙鹽鐵論

校本俱善。盧文弨羣書拾補中有鹽鐵論校補孫星衍亦有校本。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圖世說列女傳頌苑也

殘。清四庫子部儒家類著錄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史部傳記類著錄列女傳七卷稱曰所序者蓋猶今之叢書也。本傳曰「向

采傳記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

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初學記卷二十五蓋合頌義一

篇為八篇也。疾讒摘要救危世頌蓋皆世說中篇目即世說也。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一

十卷。卷卽是篇。是五十篇。合世說八篇、列女傳八篇、凡十六篇。又加列女傳圖一篇、恰符

漢志六十七篇之數。今世說八篇亡、列女傳圖一篇亦亡。宋本列女傳附圖或出漢圖。新序亡二十

篇、存十篇。凡餘三十八篇。嚴可均曰：「宋本說苑有劉向序、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

今本說苑尙少一百四十五章、是亦非完書也。」綴稿列女傳八篇、郝懿行妻王圓照注

遠孫妻梁端、俱有注本。盧文弨羣書拾補中有新序校補說苑校補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殘。陳振孫曰：「太玄、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篇、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

分爲三卷、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祝圖告十一篇、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卷。」書錄朱一

新曰：「太玄本十四篇、據別錄有玄問一篇、疑卽解難之類、合十五篇。新論亦稱經三篇、

傳十二篇、與別錄合。本傳謂章句尙不存焉、則此亡佚四篇、當爲章句無疑。」漢書今太

玄經十卷、晉范望注本所分也。清四庫術數類著錄法言十三卷。清四庫儒學類著錄樂未詳。或曰雄有琴清

英也。後書曰：「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胡廣則尙餘二十八

箴。全上古三代文、案陳遵傳之酒箴卽都酒賦也。沈欽韓曰：「箴二下有脫字。」或曰卽指十二州二十五官兩種

箴言之。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今計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家數與後總數合，明是二誤作三，但多十一篇耳。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為明。

法，又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

書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與堯淮南子曰：「周公繼文王

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故縱馬華山，放牛

桃林，敗鼓折枹，撝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

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要略此唐虞周孔之教，為後

世祖述，故冠百家之首。晏子齊相也，然齊非不冠帶之國也，故澤其四經。管子而晏子知

禮，是亦儒也。若夫高祖孝文，有陸賈賈生而導之，足藉儒術，以潤色鴻業矣。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譽音七於反。唐虞之隆，殷

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孔子之學、源於唐虞三代之政治、百家皆政論、而儒其一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語論其辭雖不驗於當世、而千萬世以後、猶莫能有以易之者、蓋有事實而後有理論、其理論出於事實、終有不可磨滅之精神。中唐以後、禮教寢衰、而中國亦不振、此又非其已試之效者乎？嗚呼！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師古曰：蓋漸。苟以譁眾取寵。師古曰：譁，讀也。譁，音呼。

反華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也。師古曰：蓋漸。辟，讀曰僻。

惑者為誰？章句鄙儒如秦延君是也。辟者為誰？曲學阿世如公孫弘是也。二者皆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雖然、其猶愈於中唐以後之經儒乎？

以上儒

伊尹五十一篇相湯

亡。呂覽本味篇述伊尹之言、當出此書。司馬遷曰「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史記本紀

則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也。馬國翰有輯本。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殘。七略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正義引明史記曰：「後世之言兵及周之

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齊世家案秦策亦曰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班氏云：「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

所增加也。」小說家鬻子注亦有云：「後世所加。」俱明原書而有後之傳學者附益。不

悟六藝百家之書，多有然者。班豈舉此以例彼邪。錢大昭曰：「謀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

而言，太公其總名也。」沈欽韓曰：「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匱，凡善言書

諸金版。羣書治要引武韜太公云：文王曰：善，請登之金版。又文選注太公金匱曰：詘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大戴記踐阼篇呂覽

新書淮南說苑所稱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說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疏隋唐志通志

著錄太公書多種，通考僅餘六韜而已。莊子稱金版六弢。徐元龜篇淮南子亦言金滕豹韜。

今六韜與羣書治要所載異，乃宋元豐間所刪定本也。通志載改正六韜四卷，清四庫兵家類著錄六卷。孫星

衍有校本及輯佚文。平津館叢書本黃奭復有輯本。漢學堂叢書

辛甲二十九篇射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亡馬國翰有輯本。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師古曰。鬻音弋六反。

殘。清四庫雜家類。著錄鬻子一卷。小說家亦有鬻子。隋志道家鬻子一卷。小說家無。舊唐志小說家鬻子

一卷。道家無。新唐書仍歸道家。蓋本一書而轉輾相隸。今斷從隋志。葉夢得曰：「今一卷

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庾仲容子鈔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

行珪先後差不倫。」文獻通考嚴可均曰：「史記楚世家曰：『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時。』蓋文王師為鬻熊。成王問為熊繹。中間隔

熊麗。熊狂兩世。鬻子非專記鬻熊之語。故其書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昔者。後乎鬻

子之言也。古書不必手著。鬻子蓋康王昭王後。史臣所錄。或鬻子子孫所記。今世流傳逢

行珪注本。宋又有陸佃校本。分為十五篇。瑣碎尤甚。逢本道藏作二卷。以上鐵檢漫稿以羣書治

要文。選注意林等書校對。無甚異同。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

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御覽三百一。引作赤鳥。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

把白旄以麾之。紂軍敗走。」今本無之。則視唐本又多殘闕矣。以上見戊申國志。嚴說是

以上見戊申國志。嚴說是

也。蓋逢本去其妄爲標題，猶古本殘帙，而非僞作。故與僞列子所引三條不類，而與賈子所引六條甚相類也。賈子大政篇，蓋賈子文正有本，情四庫據僞列子，謂此即小說家之贗子，不知其說與班注賈子俱不合也。葉德輝亦有輯本。

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樂讓與管同。

殘。清四庫法家類著錄管子二十四卷。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史記管晏傳贊正義今本志入道家。晉傅玄

謂「管子半爲後之好事者所加。」劉勰通鑑外紀引葉適謂「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

之，當是春秋末年人所爲。」水心集俞正燮曰：「小問篇有秦穆公，或後人追改。」癸己類稿書管類

後子梁章鉅曰：「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問篇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秦穆公舉

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退筆隨筆嚴可均曰：「八十六篇至梁隋

時，亡謀失正言封禪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十篇。宋時又亡王言

篇。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

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鐵橋漫稿嚴說是也。古之顯達者多養士，士即宦學事師

者也。師之身後，士傳其學，及子孫傳習，世世附益。且韓非子言「今治藏管商之法者家

有之。五蓋尤可證其傳業之廣矣。故管子書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襍、管子解、管

子輕重、諸目、明非出於一手也。通志房元齡尹知章二家注。房注見杜佑指略序、尹注見唐書本傳、或房創而尹繼也。

今存尹注、殊陋。清洪頤烜管子義證、戴望管子校正、頗有考訂。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殘。清四庫道家類著鄰氏傳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七略曰、「劉向定著一篇八十一章、

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董思靖道德經集解序說引則今本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猶七略

別錄之舊。惟分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則又異矣。今存王弼注本最古、河上公本

更在王後、次之。陸游曰、「晁以道謂王輔嗣本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

近於古。今此本久已離析。」故翁題跋是在宋季已失。王注定本也。僞河上公注本、上篇首章

曰體道、下篇首章曰論德、惟尚無道德經之標目。然初唐人已言之、如賈公彥周禮疏

引老子道德經。師氏疏引老子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顏師古漢書注、李賢後漢書注、皆引老子道德經。漢書

魏豹傳注引老子道德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注引老子道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下

為基。楚元王傳注引老子道德經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道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下書、又嚴助傳、酷吏傳、注俱稱老子道德經之言、後漢是也。故玄宗御注道德經分老子道德經

卷上德經卷下。大抵老子本領，盡於首章觀妙觀微二事，妙者虛無也。微者因循也。說文云微。

也。循故司馬談曰：「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也。」自史記自王弼陰用佛說「羣有以至

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漢列子張誤解微曰「歸終也。」不知虛無為本，則老佛同也。

而因循為用，則老佛一積極，一消極，迥殊也。爾後老子注家甚衆，大抵疎陋不足觀。畢沅

老子考異考衆本異同，猶多未盡。

老子傅氏經說二十七篇述老子學

殘。傅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牟融曰：「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

十七篇。」論理惑則東漢之末，傅氏經猶存也。或曰：「即今老子上經三十七章。」孫詒讓札

然章篇不侔，蓋非也。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傅老子。

殘。徐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

劉向說老子四篇

亡。今說苑新序有述老子語，當即其說。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

亡韓非子曰「齊王問治國於文子」內儲必別錄曰「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

子問於墨子」史記孟子荀卿傳引王充曰「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尙不能謹告况以老子爲君

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然論衡自蓋文子下及六國而其道甚高文選曹子

謂即辛文子計然近人江瑣謂即文種俱非隋志「文子十二卷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豈七略本亡

而十二卷僞本行耶。今本即王氏攷證謂北魏李暹注本李注久佚然唐書宗室表有兩李暹恐亦非北魏人也清四庫道家類著錄文子守山閣叢書校本

附校記尤明章炳麟曰「今之文子半襲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異其爲依託甚明」文選

奏彈曹景宗注引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又天監

三年策秀才文注引文子曰「羣臣輻湊」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也」則張湛曾注

此書。今本疑即張湛僞造與列子同出一手也。其書蓋亦附輯舊文如僞古文尙書之爲

者。故「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二語曹子建求親親表已引之。子建所見當是七略舊本

而張湛摭拾其文雜以僞語耳。徽晉章說存參班注云依託者猶言僞造也後論力攷

詳之。

娟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娟姓也。音一。元反。

亡。娟淵或作環淵。環古字通。楚策范環。史記甘茂傳作范娟。即其證。或作娟嬾淮南子。或作便娟。曹植七啓。司馬遷曰。

「環淵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史記孟子荀卿傳。則無十三篇也。高誘曰：「娟嬾，白公時

人。」文選七啓引淮南注。作娟嬾。今淮南注無此文。與環淵爲稷下先生不合。蓋非也。田完世家。環淵。賜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亡。莊子曰：「關尹老聃悅古之道術。」天下高誘曰：「關尹喜師老子也。」色呂覽審列子

嘗問於關尹子莊子達生篇。又嘗師壺丘子林。莊子應帝王篇作壺子。呂覽下賢篇作壺

孤丘子林。皆一人也。鄭子產爲相，往見壺丘子林。呂覽下賢篇。以此推之，則關尹從老子之年時可知也。

今關尹子一卷清四庫道家著錄。亦曰文始。真經。宋人僞書，更出文子下，無算矣。僞書以僞作之時代不

莊子五十二篇名淵。宋人。

殘。別錄曰：「莊子宋之蒙人也。作人姓名，使相與語，寄辭於其人，故有寓言篇。」史記老

隱引陸德明曰：「漢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

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郭子玄所注，特

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紹統，河內人。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釋三，爲

音三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何人詳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內人。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爲

音三今卽郭注三十三篇本矣。清四庫道家著錄然司馬彪注本，隋志注云二十卷，今闕新舊唐志舊唐

音一卷，新唐二十一卷，又音一卷，蓋後得復完。又通志十六卷，復闕咸著錄，通考始無，則亡於南宋矣。故唐宋類書所引

莊子，往往今本所無。莊子本多記古史，故文或詭誕似山海經。自晉人尙虛無，多所刊落。

遂喪莊子之全，亦可唏矣。古今莊子注家甚衆，類多不切。王樹枏曰：「其書內篇卽內聖

之道，外篇卽外王之道。天下所謂靜而聖，動而王也。天道雜篇者，雜述內聖外王之事，篇

各爲意，猶今人之雜記也。」王先謙有集解，郭慶藩有集釋，咸勝舊注。

列子八篇名固，寇先莊子稱之。

亡。尸子曰：「列子貴虛。」廣澤道家以清虛爲治也。今本列子八篇，清四庫道家類著錄前有劉向

敘錄曰：「列子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云云。張湛序稱其祖

錄於外家王氏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馬敘倫曰：「劉向敘錄亦依託。

蓋列子書早亡，故不甚稱於作者。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

尸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爲向敘以見重汪繼培謂「其會粹補綴之迹諸書具在可覆按也」知言哉輔嗣爲易注多取

諸老莊而此書亦出王氏豈弼之徒所爲歟。列子偽書考案清四庫道家類著錄列子八卷已疑其偽馬說近是然

以王弼老子注與張湛序互證王注老子曰常無欲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與張湛序稱列子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

宗萬品以終滅爲驗通相應照雖可推定爲弼僞作而周穆王篇取穆天子傳疑此書卽湛所綴拾而成

也若劉向叙附隨本書不在七略別錄故後人得僞爲也且淮南子曰「兼愛尙賢右鬼

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汎論以墨子兼愛尙賢諸篇目例之必全性保真皆楊朱書篇名本志不載楊朱書而淮

南猶及見之全性保真者謂守清靜離情慾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道謂匿情欲也可證而列子

楊朱篇乃一意縱恣肉慾仰企桀紂若弗及直是爲惡近刑豈不大相刺謬哉此篇尤當

出湛臆造非有本已盧文弨羣書拾補中有列子張湛注校正汪繼培亦有列子注校本

秦恩復有覆宋本列子盧重元注

老成子十八篇

亡。老考古字通、今本列子周穆王篇釋文作成子。

長盧子九篇楚人

亡。史記曰、「楚有長盧。」孟子着長盧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者

也。」御覽三十七 引呂氏春秋

王狄子一篇

亡。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

亡。人表曰、「魏公子牟。」蓋魏之公子、魏得中山、以邑子牟。呂覽開故曰公子魏牟。趙

曰中山公子牟。莊子讓王篇、呂覽書亦曰范魏牟。荀子非十二子篇孫詒讓曰、「牟莫一

語之轉。蓋卽子莫也。」翰高述林、案孟子馬國翰有輯本。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

亡。史記曰、「田駢、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

口駢。」王應麟齊田氏本陳氏也。故高誘曰、「齊陳駢作道書二十五篇、齊生死等古今。」

考證

呂覽注 二篇
馬國翰有輯本。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亡。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

老萊子之行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驚衛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文選天台賦注引馬國翰有輯本。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說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驥反

亡。馬國翰有輯本。

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亡。

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師古曰以鷓鳥羽為冠

疑。隋唐志三卷，必非原書也。韓愈曰：「鷓冠子十有六篇。」讀子陸佃曰：「自博選至武

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鷓冠子序今本三卷十九篇同。

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沈欽韓曰：「其中龐煖論兵法，漢志本在兵家，為後人傅合。」王闓運曰：「道

家鷓冠子一篇，縱橫家龐煖一篇。隋志道家有鷓冠三卷，無龐煖書，而篇卷適相合。隋以

前誤合之。凡龐子言皆宜入煖書。湘行樓集題龐冠子然沈說為勝。兵家龐煖三篇、汪刻本漢書作二篇、合此鷓冠子一篇、正符三篇之數。後漢書續輿服志「鷓者勇雉、為武冠。」道家與兵家相通、本志兵權謀家原有鷓冠子言兵之篇。此亦後世所以誤合兵家龐煖為一歟。或曰「五行志引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鷓冠。」禮家謂之術士冠。今鷓冠子書皆述三才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語。鷓字恐鷓字之誤。」然古天文乃係有形之天、鷓冠子所談者、道家言無形之天耳。未可遽易鷓為鷓也。

周訓十四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黃帝四經四篇

亡。隋志曰、「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道經部蓋懸揣之談。黃帝四經、隋志已不著錄也。王氏攷證引史記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亦見玉海卷二十八未審其詳。史記稱黃老言、田叔傳、張釋之傳、韋孟傳、儒林傳、武安侯傳、孟

子荀彖傳。申不害韓非傳。汲黯鄭當時傳。稱黃帝老子言。陳丞相世家。外戚世家。樂毅傳。日者傳。無慮各數見。先黃帝而後老子。

者宜也。班志乃抑黃帝於老子之後。蓋本二劉。或謂谷神一章。列子引作黃帝書。黃帝書

正襲老子。故二劉校書抑之耳。然此正倒見。老子襲黃帝書則可耳。金人銘一首。讀於孔

子。是亦豈襲老子者哉。大抵漢氏百年之大計。在尊儒。故抑黃老。而黃帝之文。質勝而野。

猶不若老子之辭簡意遠。故更抑置於後矣。今黃帝書雖亡。凡見引於韓非揚權呂覽應

去私圍道過賈子宗首修淮南繆稱訓偽列子天命偽文子上符言六韜賈誼陳漢書政事疏等書

者。率多透宗之警語。不愧道家之鼻祖。但不識為即此四經之文否耳。

黃帝銘六篇

殘。黃帝金人銘見於荀子詳余自序太公金匱劉向說苑王應麟攷證。據皇覽。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

黃帝六銘之一。黃帝巾凡銘見於路史疏佐是六銘尚存其二也。孔子讀金人銘曰。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說苑敬慎篇蓋孔子尚文。故鄙之耳。不知上古語質。不飾以文。此真草味

初狀。劉班尊儒。從而抑之。斯無識已。劉勰曰。一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文心雕龍孔

子尚得讀之。豈戰代所記哉。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亡。「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史記孟荀傳前此未聞有此術也。故曰起六

國時歟。云與老子相似者，明不同書。雜家子晚子亦云「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可證也。書不同而文句或有同者，魏晉人偽造列子引老子谷神章，稱黃帝書曰，豈猶及

見此書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宰予問黃帝於孔子，孔子難之。大戴禮周室既衰

史播五帝之書於民間，則其書雖出於六國時，而實傳自上古也。尸子曰，「黃帝取合己

者四人，使治四方。」御覽七十九史記曰，「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五帝本紀或皆出此書。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亡。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詬之。力牧黃帝相。

亡。兵陰陽家力牧十五篇。班注語意略同。然未必同書。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

大山稽輔之。」冥覽訓或據此書。劉勰曰，「風后力牧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

文心雕龍
諸子篇

其詞亦視班注為恕。故班注於道家文子力牧之外，又如農家神農注云「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小說家師曠注云「其言淺薄，似因託。」天乙注云「其言非殷時，皆依託。」黃帝說注云「迂誕依託。」兵家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注皆云「依託。」此類語絕不施之於六藝，是其攻諸子甚矣。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亡。班注云六國時，則非兵權謀家之吳齊二孫子也。

捷子二篇齊人說武

亡。王念孫曰「捷子六國時人。人表在尸子之後，鄒子之前，史記作接子，田完世家孟荀傳正義說同

注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雜志是也。或據元和姓纂別捷

子接子為二人，蓋非。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亡。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得題。不知其姓。數從游。名能為文。

亡。

臣君子二篇蜀人

亡。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錄云：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亡。韓非子嘗稱其說。外儲說右兩音。應劭曰：「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

慧苑華嚴經音義下引

楚子三篇

亡。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亡。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今計家數適符。惟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當除去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不計，則得八百一篇。少百九十二篇。若不除去而計之，則得一千零三十八篇，多四十五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君人當爲人君之訛。

王念孫說，穀梁傳序疏，爾雅序引此皆不誤。

道家誠出於史官，伊尹、太公非史官也，則其

權首，非自黃帝而誰與？黃帝立史官以來，史氏世守其緒，下至周末，老子爲柱下史，爰播黃帝之書於民間。不然，則黃老道德之術，曷爲而來哉？司馬談家世爲史，猶知此義。故先黃老而後六經，其明驗也。自武帝崇儒，而劉略班志咸體此旨，不獨先六經而後黃老也，抑且黃老而老黃之，先老而後黃矣。然試問合於歷史自然之序否？其乖戾一也。儒家助人君明教化，道家人君南面之術，先儒而後道，是未有人君而已有助人君者也。其乖戾二也。故於此而謂之漢氏之政策則可，謂之學術當然，則無是處。

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

也。師古曰：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彖辭。謙字與謙同。

史掌文書，書易所載，史無不得其緒也。錢大昕曰：「古書言旁字，與口旁字，往往相通，故謙或爲謙。」一謙而四益者，天益之地，益之神，益之人，益之也。

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師古曰：放，廢也。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史記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老莊申韓傳贊是所謂放者也。然老莊同歸小國寡民之治，有什

伯之器而不用。是其黃金天國，故與三代大國之制殊已。

以上道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亡。子韋事詳呂覽制樂論衡篇。馬國翰有輯本。

公構生終始十四篇傳鄒爽始終書師古曰：構音曉，其字從木。

亡。錢大昭曰：「作終始者鄒衍，非鄒爽也。」注始終亦誤，當作終始。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亡。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居種下說談天衍

亡。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漢書嚴安傳引則與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無不合。而與董仲舒言「天

不變道亦不變」者，大相逕庭也。說者謂鄒子疾晚世之儒墨，守一隅而欲知萬方。國論

鄒觀其與淳于髡微言，實長於游說。故揚雄曰：「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朝蓋陰陽家

固與縱橫家之陰陽捭闔相通歟。馬國翰有輯本。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亡。史記曰：「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齊人奏之。」封禪書七略

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選文

魏都賦注蓋其學出於言五帝之運行也。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亡。乘當作桑，沈欽韓葉德輝說。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亡。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所作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冒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亡。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亡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史記項羽本紀後楚卒亡秦，蓋猶今之預言家。

容成子十四篇

亡世本曰、「黃帝使容成作調麻。」亦見呂覽勿躬篇莊子稱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則陽篇此抑次於南公之後，當亦如道家之黃帝矣。朱一新曰、「疑六國時人作。」非也。

張蒼十六篇丞相平侯北

亡蒼傳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篇數不同，蓋八六字形近易訛。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龍奭師古曰與音試亦反

亡七略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若雕

鏤龍文，故曰雕龍。」史記孟荀傳集解引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亡。

馮促十三篇

亡。

將鉅子五篇

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亡。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陳。

亡。賈誼草具儀法，用五爲官，見本傳。五曹算經所說，不識卽本此否。

周伯十一篇

齊人六國時。

亡。

衛侯官十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亡。錢大昭曰：「侯當作候，」官名也。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

平陰人。近世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

亡。古言忠孝，傳諸五行。董仲舒曰：「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行也。」

春秋繁露五行對篇亦有義。

此義。故于長書入陰陽家歟。

公孫渾邪十五篇

平曲侯。

亡。公孫賀之祖賀傳作昆邪、昆渾同也。

雜陰陽家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亡。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今計二十一家三百六十八篇，少一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羲和之官，詳于堯典。仲叔四子，分宅四裔。南交則今之安南也。朔方幽都則今之黑龍江

之上源也。

別詳余程天子傳四征今地攷

東西至日之所出入，則更遠矣。本其實測，而著歷象，故古之陰

陽家，未可輕量也。

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師古曰：泥，滯也。音乃。計反。舍人事而任鬼。師古曰：舍，廢也。

鬼神譏祥小數，有驗有不驗，故君子知之而不任也。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史記自序

以上陰陽

李子三十二篇名惺，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亡。儒家李克七篇，兵權謀家李子十篇，蓋俱非同書。食貨志言「李惺為魏文侯作盡地

力之教。」與史記貨殖傳言「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正合。故知克惺一人。學惺

字通。而此其法家言也。蓋自著之書。晉書刑法志言惺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商鞅受

之以相秦。唐六典注曰：六法，一盜法，二賊法，三四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黃奭有輯本。孫星衍謂即漢志之李子三十

二篇。李序法似失之。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殘。清四庫法家類著錄商子五卷。兵權謀家公孫鞅二十七篇，蓋非同書。商君以法經六篇入秦。魏刑

而燔詩書。韓非子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蓋蓋商君書與管子同，亦出傳學者

之手。更法篇首句即稱孝公之諡。又來民篇曰：「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

野戰不勝，則城必拔。」弱民篇曰：「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躒發於內

楚。」此皆秦昭王時事，非商君所及見也。晁公武曰：「二十九篇，今亡三篇。」郡齊說書志嚴

萬里曰：「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嚴日校攷所謂三亡篇者，羣書治要載商

鞅六法篇餘不可攷。所謂又亡其二者，刑約第十六及無目之第二十一兩篇也。近人校注者，有王時潤商君書斟詮朱師轍商君書解詁。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請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

殘。淮南子曰：「今商鞅之開塞，申子之三符，韓非子之孤憤。」訓藝族是申子有三符篇也。

史記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老莊申別錄曰：「申子

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張叔今民間所有

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王應麟引史記本傳注七略曰：「孝

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御覽二百一十一七錄曰：「申子二卷。」史記本傳正義引隋志注：「梁有

三卷亡。」新舊唐志仍三卷通志通考無。御覽有申子則亡於南宋矣。今僅羣書治要載大體

篇，蓋亦不完。凡六篇目，三符君臣大體三篇目可徵而已。馬國翰有輯本，未盡。王潤時有

輯佚文。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亡。處即劇也。今史記處子作劇子。孟荀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

殘。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慎子一卷。司馬遷曰：「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故著十二論。」楊倞曰：「慎

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荀子解蔽篇注：案非十二子篇以慎到田駢同議。儒教篇又：以慎墨同。正與韓詩外傳以老

墨為俗儒。王應麟曰：「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思人五

篇。膝輔注：「攷沈欽韓曰：「今五篇亦非完篇矣。」疏嚴可均曰：「隋志舊新唐志皆十

卷。膝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

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有注。即膝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忠曰君臣。其威德篇多出二

百五十三字。雖亦節本。視陳振孫所見本為勝。藝文類聚六十。有漢膝輔祭牙文。隋志梁

有晉太學博士膝輔集。慎子注為漢為晉。未敢定之。」鐵橋錢熙祚亦有校本。附輯佚文。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存。司馬遷曰：「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史記本傳然又曰：「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史記自序則似非之書。作於入秦之後。蓋當以前說為勝也。王應麟曰：「非書有存韓篇。

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

非欲覆宗國，則非也。程氏說引然王氏說亦未盡確。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確為非書，非

范雎書也。戰國策作張儀說秦王書，更誤不可從。晉家千里注顧千里校本及讖誤，王先

慎集解俱善。咸文弼軍書拾補中有韓非子校正

游棣子一篇師古曰：棣音徒，非子校正。

亡。

鼂錯三十一篇

亡。史記曰：「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本馬國翰有輯本。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亡。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亡。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

師古曰：唯唯之象。辭也。飭，整也。讓與。

周教此則所長也。

理李古字通，獄官也。今猶曰大理院。賈誼曰：「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漢書是本傳是故禮法二者，猶今言道德法律二者。譬猶國家之兩輪，廢一而不行。抑弼之云者，其過重視禮，而以法為輔助品，微異於今之說。此所以今日中國猶有隻輪不進之象歟。今禮法皆衰，而

人心輕，法尤甚。

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師古曰：薄厚者，變厚薄為

薄為

李斯以督責亡秦，其前車已。周壽昌曰：「顏解未晰，此即大學所云於所厚者薄之意。蓋

專指秦商鞅漢鼂錯為說。」

以上法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臏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疑載籍多言子產誅鄧析。見荀子宥坐篇。呂覽離謂篇。而左傳言駟歇殺之，蓋別一鄧析。

也。荀子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

惠施鄧析能之。不苟篇。案非十二子篇亦淮南子曰：「公孫粲於辭而買名，鄧析巧辯

而亂法。」諍言劉向曰：「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荀子楊是鄧析書當

與公孫龍惠施相似，今不然也。惟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問辯

故王應麟曰：「鄧析書無厚轉辭二篇，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證攷蓋堅

白無厚者，堅白異同之別語。荀子禮論篇。儒效篇。俱詆堅白異同之說。修身篇。詆堅白異

施小同異大，同異無厚不可積諸說。史記孟荀傳言公孫龍為堅白論篇。莊子天下篇。述惠

莊子言「以無厚入有間」。養生是析之術，亦歸於黃老。說苑敬慎篇。載叔向稱老無厚者，

至薄之別名。此刑名之所以慘礪也。晁公武曰：「析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

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郡齋讀嚴可均曰：「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為二

篇、今本二篇卽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知者、意林及楊儵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因據各書引見、改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并爲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指完具、各書徵用、鮮出此外、惟御覽八十符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脫。鐵橋漫稿由嚴之說、則是今本猶仍唐人所見本也。清四庫法家類著錄

尹文子一篇

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鉞音形。

亡。劉歆曰、「其學本于黃老、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等、同學于公孫龍。」容齋續筆隋

唐志二卷、卽今本尹文子上下二篇、復有殘闕。清四庫雜家類著錄然莊子曰、「宋鉞尹文作爲華

山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見侮不

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天下篇宥、圍古字通、戶子曰料子貴別、圍卽別宥也。別宥者、辨去圍隔

也。別辨一聲之轉、義同。呂覽有去宥篇。尹文接萬物、首尙辨去圍隔。今書乃曰「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

雜。」大道篇。馬敘倫說。不合者一。聊、赧古字通、聊本作應、應赧一聲之轉。別詳莊子天下篇講疏。尹文以驩顏寢兵、利調

天下。今書乃曰「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仁義篇不合

者二。且稱引老子三條，說多鄙倍。說苑述尹文語，君道文絕不類。徵訓徵終，先漢未有。王

弼老子注云，「徵，歸終也。」於是列子曰，「死也者，德之徵也。」天瑞篇尹文子亦曰，「窮

則徵終，徵終則反始。」大道篇二書之出同時，而義亦相照，其為魏晉間人所依託，無疑。沈

欽韓曰，「以大道為書，而雜以山雞鳳皇，字長子曰盜，次子曰毆，亦詼嘲無稽甚矣。」馬

敘倫曰，「今尹文子二篇，詞說庸近，不類戰國時文。陳義尤雜，出仲長統所撰定。然仲長

統之序，前儒證其偽作，蓋與二篇並出偽作。」莊子義證馬說至確。汪繼培錢熙祚王時

潤咸有校本。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之辨者。

殘。公孫龍，字子秉。列子釋文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為五。」徐元又曰，「駢於

辨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辨駢

蓋名者凡治學者所共有之事也。今惟公孫龍子尚為確信之書。別錄曰，「公孫龍持

白馬之論以度關。」初學記卷七，案羅振玉近刻古籍叢殘有唐寫本古類書第一種，白馬注云，公孫龍度關，關司禁曰，馬不得過，公孫曰，我馬白，非馬，遂過。

可為別錄之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則以其白馬論為最著名也。隋志不著錄，舊唐志

三卷。賈公彥之子賈大隱曾爲作注。通志一卷，亡八篇，則殘於宋矣。故今本止六篇。然首篇跡府疑非原書。凡爲辨者，有事以爲例，則易喻。卽事而爲辨，則易迷。故公孫龍責秦王以非約。呂覽淫辭篇折孔穿之詞悖。跡府篇其言明且清。惟書中如白馬至名實五篇，類以一詞累變不窮，轉而益深，幾令人莫明其所謂。必繩以名家科律，然後瞭焉。此又讀其書，初覺詭異，而實不詭異也。清四庫雜家類著錄王潤時有校本。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亡。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亡。惠施宋人也。呂覽淫辭篇高注其學去尊。呂覽愛類篇而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爲魏惠王相。莊子秋水

篇。魏惠王即梁惠王。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大術之愚，爲天下笑。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

呂覽不風篇故老子曰：「辯者不善。」得非惠施之謂乎。及施死，而莊子猶曰：「自夫子之死

也，吾无與之言矣。」莊子徐元鬼篇。說苑說叢篇。述其歷物之意。天下篇蓋卽施書一篇大旨所在。馬國

翰有輯本。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師古曰：疵音才斯反。

亡。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游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

亡。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欲為政，必先正其名。此其所長也。

晉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師服曰：「名自名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史記晉世家管子曰：「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上心術篇韓非子曰：「名正物定，名

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揚權篇然則黃帝孔子咸主正名，固言治之首務。以紀萬物，安得而不有數。惟道法儒墨紛紛咸首重在此，而用之又各不同歟。

及警者為之。管灼曰：警，訐也。師古曰：警音工鈞反。革反，又音警。欲反。則苟鈎鈇析亂而已。師古曰：鈇，破也。音警。

晉注非也。警繳古字通，煩也。史記自序所謂「名家苛察繳繞」史記自序，漢書司馬遷傳，如淳曰：繳繞，繞也。

不通大體也。是也。公孫粲辭而買名，猶不免乎此弊。

以上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亡。尹佚亦曰尹逸。周書克殷解又曰史佚。周書尹逸，史記周本紀作史佚。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覽當染篇豈史角之先，出自尹佚，故以佚

書為墨家冠。且以其出於清廟之守耶？周頌曰：「於穆清廟。」馬國翰有輯本。

田依子三篇先韓子，蘇林曰：依音仇。

亡。田依即田鳩也。見韓非外諸說呂覽首時篇之書。隋志曰：「梁有田依子一卷。」然唐宋

類書時見稱引。多言符瑞，亦明鬼之意歟？馬國翰有輯本。

我子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

亡。應劭曰：「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二十

隋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亡。隋唐志通志咸一卷。洪邁曰：「書今不存。」則亡於宋矣。其尙儉史記自序正義引章昭說明鬼傳

墨之術。馬國翰有輯本。亦見孫詒讓墨子問詁附墨語下。

胡非子三篇墨子。亡。隋唐志通志咸一卷。洪邁曰：「今不存。」葉德輝曰：「其書大旨與貴義尙同相近。」

馬國翰有輯本。亦見孫詒讓墨子問詁附錄。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殘。墨翟，魯人也。呂覽當染慎大篇注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呂覽順說篇蓋爲孔子服役者七十

人。韓非子五蠹篇爲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淮南子卷族訓孔墨之競起於當時，其遺烈之盛，可思矣。淮

南子曰：「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訓然非也。墨子長於詩書春秋，遺書可

覆案也。詩書春秋猶不足以破鬼神，惟易足以破之。易明天地萬物之原。故無鬼神。說見前。使墨氏而通六

藝，則不爲明鬼之說矣。墨非其姓，以日夜勤勞，面目瘠墨得號。別有考故其道近於釋氏之

小乘，西方之天主。別錄曰：「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

在七十子後也。」史記孟荀傳引孟其書宋世已亡九篇，久無善本。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清畢沅校本，孫詒讓

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精神蓋非命之所出也。禹又非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蓋貴儉。上賢。右鬼。尚同之所出

也。禮記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釋土也。故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皆祭事而練包射事。孔子年事稍先。猶循循周道。未遽

變革。百家言黃帝變周最烈。然其自居也猶厚。惟墨子崛起其間。反周從夏。日夜不休。勞

形天下。莊子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天下

嗚呼。斯言不虛美矣。千萬世以後。有以勞勳為神聖。則墨之為人傑。不尤大彰明較著哉！

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此蔽者蓋指墨子節葬非禮。兼愛無父。皆孟子所譏。然由今觀之。孟子之說。有不盡然矣。

以上墨

蘇子三十一篇名案。有列傳。

殘史記本傳曰。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裴駟曰。鬼谷子有揣摩

篇。集解王劭曰。揣摩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案釋引。案太平御覽引亦稱揣摩意篇。今本作揣摩二篇。服虔曰。

「抵音紙。隋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曰。「隋與戲同音。戲亦

險也。鬼谷子有抵戲篇也。」漢書杜周傳贊注是諸家皆以鬼谷子爲卽蘇秦書，而服虔爲漢經

師大儒，其言尤可信也。漢書主父偃傳注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此亦一譌。惟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

爲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擇日而學。」御覽五百三十一引故史記蘇秦張儀傳皆本此說，則

宜鬼谷子自鬼谷子，蘇秦書自蘇秦書，不相同也。然說苑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

矯之者難矣。」善說篇或本蘇秦述其師說，故劉向別錄原題鬼谷子。班志本七略，從其核

實，題名蘇子，未可知也。隋志鬼谷子三卷，樂注。新唐志二卷，蘇秦撰。又三卷樂臺注。樂臺

曰：「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蘇秦傳索隱引案：兩唐志通志皆作樂臺，意林王氏攷證作樂臺。其言或別有本。

今書自裨闔至符言十二篇，尙有佚篇。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明胡應麟筆叢謂隋志有三十一篇，無據。司馬遷稱「聖人

不朽，時變自守，虛者時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謂「其詞出鬼谷」，今本無之，蓋

在佚篇中矣。秦恩復重校本佳。嘉慶十年刻近王時潤亦有校本。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亡。

龐煖二篇爲燕將，師古曰：煖音許，還反。

亡。兵權謀家有龐煖三篇，蓋非同書。

闕子一篇

亡。應劭曰：「闕，姓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後漢書獻帝紀注引漢風俗通嚴可均曰：「闕子，劉逵注吳

都賦，酈道元注水經，睢水並採用之，當是先秦古書。」續編稿橋馬國翰有輯本。

國筮子十七篇

亡。

秦零陵令信一篇雜秦相李斯

亡。文選吳都賦注有引秦零陵令信上書曰：「荆軻挾匕首，卒刺陛下。」即此。

蒯子五篇

亡。本傳曰：「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馬國翰有輯本。

鄒陽七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主父偃二十八篇

亡。本傳曰、「偃學長短縱橫術。」馬國翰有輯本。

徐樂一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莊安一篇

亡。卽嚴安。此本七略，故作莊安。馬國翰有輯本。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師古曰：歷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亡。錢大昭曰、「風俗通有聊蒼，爲漢侍中，著子書。」廣韻二 據此，則作膠者通段字。

右縱橫十二家百七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不能於事，誦詩雖多，亦無所用。 又曰「使乎使乎。」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歎使之難其人。 言其當權事制

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詩曰、「蓺麻如之何，橫縱其畝。」橫字據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中國農業之國也。

被其耕稼之詞、於行人之術。使臣曰行人、春秋朝聘頻煩、斯職尤重。賦詩斷章、增輝壇坫。

孔子欲進庶人於朝、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教弟子誦詩、貴能奉使專對。其後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史記仲尼弟子傳故孔子者、春秋之縱橫大師、而子貢者、春秋

之縱橫大家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夫子何爲。使者對曰、「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也。」故孔子贊歎之曰、「使乎使乎？」美其能於辭不受諸主、而善制宜以

應賓也。莊子則陽篇淮南子原道訓皆有蘧伯玉知非之文。况對孔子尤宜直對以實。故爲美也。論衡問孔篇謂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非其不當代人謙。此王充野言。

不足然則私人賓朋之間、酬酢之詞、亦比諸縱橫之屬也。國交私交、本主忠信、而有時乎

行權者、豈得已哉？如子貢之爲、與亡係乎數國之鉅、而爲救魯祖國、不可非也。

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師古曰。詐諉言也。首詐遠反。

邪人者、蘇、張是也。戰國之世、一詐諉之世也。春秋交聘、猶賦詩斷章、口道禮義、忠信及戰

國而此風絕矣。國際道德盡亡。說詳日知錄。蘇、秦說秦王不成、而東合六國以抗秦、曰從。張儀說山東

諸國不成、而西入秦、用秦以破六國之從、曰橫。從橫之起、由此擾擾、以至秦、漢興亡、韓、非

子曰、「從橫之黨、借力於國。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

以持國也。」五蓋然就彼善於此而論，則蘇秦先迷而後復，功愈於張儀。張儀，魏人也，寧

為祖國之罪人也。秦自孝公而後，坐收山東之士，以滅山東之國，故滅六國者六國也。容

鹽筆二曰：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之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

樓緩，趙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聽之。卒以兼天下。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聽之。卒以兼天下。呂六國之主，不恤其士，以至宗社邱墟，誠不

足責。而六國之士，懷才無所用，未嘗思有以易其祖國之政教，輒求逞於異邦。既逞矣，又

輒復借異邦之力，以反噬祖國。如商鞅之徒，類是其人也。在諸夏同種列邦，宜不可以近

世之國界論。然揆諸公山不狃言「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之義，豈非君子之道，淪喪已盡

哉。故夫孔子遠矣，玄聖素王，將以自立也。奸七十二君而不遇，則退老尼山，制經立教，以

待諸千萬世之後。

以上縱橫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亡。古謂鍾鼎亦曰盤孟。墨子兼愛下篇曰：琢於田蚡學盤孟書。見本七略曰：「盤孟書者，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王氏攷證，案田蚡傳，應劭注略

班氏非之，似近苛也。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命古禹字。

亡。賈子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上條政歸

與周書大聚篇引禹之禁文傳篇引夏箴文俱相似。蓋皆在此大禹書中。然班注謂其文似後世語者，必以其明暢流利，適與晚周百家語相似，故云然也。不知言有文質，未可一概而論。故黃帝金人銘決不如詩書之溫文爾雅，由金人銘質言而詩書文言也。則假如大禹書而有似乎百家之文，亦何害其為禹書哉。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

疑。兵技巧家伍子胥十篇，蓋非同書。越絕書明言：「一說子胥作，外者非一人作。」洪頤

煊曰：「今本越絕篇次錯亂。以末篇證之，本八篇，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吳第三，計倪第四，

請糶第五，九術第六，兵法第七，陳恆第八，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讀書蓋越絕本分

內外傳崇文總目稱舊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開外裁二十篇。內傳八篇，今存荆平王吳計倪請糶陳成恆九術

六篇。計倪猶稱內。審其文字，當即雜家之伍子胥書，而餘為後漢袁康作也。文選注顧延年待

七命詩張協注太平御覽三百十五並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御覽七又七百引越絕書子胥船軍之數當爲兵法篇

之佚文。舊唐志伍子胥兵法一篇一卷或即越絕書兵法篇之單行者。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講兵與司馬法相似。

亡。孫德謙曰：「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證之，蓋兵家大師也。以其學術通博，而所長則在兵

耳。」漢書藝文志舉例

由余二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亡。兵形勢家。繇敘二篇，蓋非同書。由繇，余敘，通段字。司馬遷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

戎，戎王使觀秦。秦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

爲治？」由余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

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

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愚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史記樂本紀由是觀之，不獨見黃

老之治，即戎夷之道。復可見雜家以道德爲歸，亦自由余啓之。馬國翰有輯本。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丁又音聊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

亡。兵形勢家有尉繚三十一篇。蓋非同書。然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謂梁并錄六卷。梁惠

王時人。則已合兵家尉繚而為一矣。初學記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尉繚子。並雜家言。是其書。唐

宋猶存。史記曰。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其計以散財物。賂諸侯強臣。不過三十萬金。則

諸侯可盡。本始皇紀此當為雜家尉繚。非梁惠王時之兵家尉繚。世本魏無哀王。史記有誤。故據汲冢紀年。梁惠王末

年。即周慎觀王三年。當西紀前二百三十九年。至始皇十年。當西紀前二百三十六年。中隔八十九年。為商君學者。蓋不必親受業。如有為神

農之言者許行。是其比也。

尸子二十篇名倭。魯人。秦相商君師之。缺。死。倭逃入蜀師古曰倭音較。

亡。注魯人者。晉人之訛也。史記曰。楚有尸子。孟荀傳別錄疑謂其在蜀。孟荀傳王應麟

曰。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倭。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也。

商君被刑。倭恐並誅。乃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證改隋唐志並著錄。宋時全書

已亡。清汪繼培有輯本。孫星衍有校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存。司馬遷曰：「呂不韋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

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又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自序然今二十六篇以十二紀八覽六

論相次，稍與古異。清四庫雜家類著錄夫秦本無儒，異國之士，輻湊於秦，形成帝業，於是雜家之學

大盛。由余尉繚尸子呂覽先後踵輝，此亦一時之奇觀也。今僅呂覽尙存。高誘曰：「此書

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荀卿淮南揚

雄相表裏也。」呂覽序蓋「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本學沅語而以黃老道

德爲宗，示天下政治之大歸。秦失其道，而漢以黃老致治者，且百餘年。是書可不謂之雞

鳴知且者哉？然亦於此可見黃老之學適所以造成秦漢專制之治。畢沅校本佳。梁玉繩有呂子校補，及續補。陳昌

齊有呂氏春秋正誤。

淮南內二十一篇安

存。清四庫雜家類著錄其書有曰：「此鴻烈之秦族也。」要略訓則自名曰鴻烈，故高誘曰：「其大較

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南淮

子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

三蓋七略別錄始題曰淮南矣。班固曰：「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康十三誠爲定論。然安當西漢盛期，多見古書，其囊括羣籍，幾欲上掩尸呂。天文訓一篇，最爲奧博。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之。卽其驗也。高誘未諳術數，注甚簡略。清錢塘有天文訓補注，其父錢大昕謂可上窺渾源，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應云。通行莊達吉校道藏本，然非其舊，有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王念孫別有精校本，較勝。又陳昌齊有淮南子正誤。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亡本傳曰「外書甚衆」卽此。

東方朔二十篇。

殘別錄曰：「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禱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借車，凡朔書具是矣。」朔傳

引然本傳具述劉向所錄朔書，無七諫。本志詩賦略無楚辭，亦無東方朔賦，蓋有漏略。

伯象先生一篇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敷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亡。公孫敖難伯象先生。見新序佚篇。御覽八百十一引

荆軻論五篇。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亡。亦謂荆軻讚。見文章緣起文心雕龍。王氏證

吳子一篇

亡。兵權謀家吳起四十八篇。蓋非同書。

公孫尼一篇

亡。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蓋非同書。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

亡。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亡。沈濤曰。「注賦字誤衍」

解子薄書三十五篇

亡。

推雜書八十七篇

亡。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遺。伯說曰：駟。

亡。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法入兵

今計二十家三百九十三篇、少十篇。陶憲曾曰、「入兵法上、掙出蹴鞠三字。兵書四家、惟兵技巧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而諸子家下、亦注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是蹴鞠正從此出而入兵法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說。見王治之無不貫。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此其所長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間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候。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名曰噴室之議、請以東郭牙為之。

相公同篇則置以爲大諫臣。呂覽勿躬篇此正班志之所謂議官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官不失職故也。

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師古曰：漫放也。發音弋戰反。

盪蕩古字通。漫羨卽漫衍也。盪者蓋指淮南王，故其本傳斥之曰：「好書多浮辯。」

以上雜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急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管子稱神農之數度。呂覽述神農之教變類。鼂錯誦

神農之法。本書食貨志漢武帝崇儒而後，頗擯百家，故此書亦在所疑之列矣。馬國翰有輯本。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老年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亡馬國翰有輯本。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亡范蠡傳曰：「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葉德輝曰：據此，則唐

人所見史記貨殖傳裴駢集解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氏，本作宰氏。是宰氏卽計然。注言不知何世，蓋書中僅論農事，而

不載其事跡也。馬國翰有輯本，題曰范子計然。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亡。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亡。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薤葱諸篇。」御覽八十九沈欽韓曰：「齊民要術引汜勝

之曰尹澤取滅法。」種穀篇似尹都尉名澤也。馬國翰有輯本。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亡。沈欽韓曰：「疑卽趙過。」過見食貨志

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驢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爲御史。汜音凡。又音敷。劍反。

亡。晉書曰：「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食貨志通志農家汜勝之

書二卷，通考無。蓋亡於宋末矣。馬國翰洪頤煊咸有輯本。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亡。

蔡葵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

亡馬國翰有輯本。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

重民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股湯伐桀告天辭也。晉為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此其所長也。

神農播百穀，禹稷躬稼。鄺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

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史記本傳伏生曰：「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所

本者也。」尙書大傳蓋猶今世云經濟為萬事之母也。

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師古曰：書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諱上下之序。師古曰：諱亂也。音布內反。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欲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嘗斥之，是也。

以上農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濶薄似依託也。

漢書藝文志講疏 諸子略 小說

亡。道家名伊尹，此名伊尹說，必非一書。禮家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為二書，可比證。然亦可明道家小說家一本矣。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亡。道家名鬻子，此名鬻子說，亦必非一書。與伊尹說一書，正同例。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亡。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亡。青史氏之記，述古胎教。大戴禮傳篇劉勰曰：「青史由綴於街談。」諸文心雕龍馬國翰有輯

本，亦見丁晏佚禮扶微。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亡。兵陰陽家師曠八篇，蓋非同書。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說文鳥部引。或在此書。師曠事詳周書晉太子解左傳昭八十四年國語八晉語韓非十過呂覽長見說苑諸書

苑諸書

務成子十一篇非古語。

亡。堯學於務成子附。韓詩外傳五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

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荀子大略篇務成子附與務成昭

蓋即一人。自經劉略班志，衡定而荀卿韓嬰所稱之務成子，儒者莫復掛齒矣。使如尸子

所稱，而以爲詞旨淺顯，非古語，必文章爾雅，通一經之士不能曉。史記樂書而後爲古耶？則漢

武新莽優爲之，此吾所以愈不能釋然於班氏之言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亡。宋子者宋鈞。荀子非十二子篇宋人也。孟子趙注鈞，輕榮古字通。故亦曰宋輕。孟子告子亦

曰宋榮子。莊子趙遊韓非子顯學篇與尹文同道，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以駟合

歡，以調海內。故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天下篇此正小說家之模範也。荀子亦嘗引其說。正論篇而以與

墨翟同譏。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非十二子篇則猶今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

衝突也。夫馬國翰有輯本。

天乙三篇天乙稱湯其嘗非殷時皆依託也。

亡。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賈子修政語上又曰、「予有言，人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史記殷本紀此賈誼司馬遷之所述也。使亦在此天乙書中者，班氏

之注，為不辭矣。

黃帝說四十篇迂託

亡。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亡。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亡。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

亡。老子曰、「荒兮其未央哉。」又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未央者，未已也。未盡也。勤亦

盡也。淮南子原訓道高注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國人宣帝時。

亡。項國未詳。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耶。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

初者也。

亡。雒陽虞初見郊祀志。本志篇帙莫此為衆。莊子曰：「飾小說以干縣令。」外物

而此固

非以干縣令者，亦如後世小說，為娛樂之具已。

百家百三十九卷

亡。甘茂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史記本傳范睢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亦知

之。」史記本傳司馬遷曰：「百家言黃帝。」五帝本紀服虔曰：「長短縱橫術，蘇秦法百家書說也。」

漢書主父偃傳注

仲長統曰：「百家雜說，請用從火。」後漢書本傳蓋言百家者各有所指，故莊子曰：

「飾小說以干縣令。」外物荀子曰：「小家珍說。」正名鄭玄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後漢書蔡邕傳注

是九流百家皆可名曰小說矣。然班志此小說之百家自別有所指。應劭曰：

「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取汲池中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御覽八百六十八引風俗通斯亦

至淺露已。故宜別爲小說書歟。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今計十五家一千三百九十篇、多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稗音僻，家排，九章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僞語爲稗，師古曰：稗者

音稗，稗之稗，不與鍛排同也。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林請書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稗者，小也。小官之稱稗官，猶小販之稱稗販也。據顏注則漢猶置是官，亦有所出也。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沉滯也，音乃細反。

今論語作子夏曰：不作孔子曰。子夏亦述孔子語。如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說苑作孔子曰。篇本 卽其例也。

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然則稗官者，閭胥里師之類也。周語曰：「庶人走，齋夫馳。」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楚禮一家二十五篇

都計儒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

九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七家三十六篇、墨六家八十六篇、縱橫十二家百七篇、雜二十家四百三篇、農九家百一十四篇、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合得百八十九家四千五百四十一篇、多二百一十七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惡音一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師古曰：蠶與錄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

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師古曰：辟讀曰譬。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六藝經傳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今文有師弟授受、亦有詳有不詳。諸子十家、咸出王

官。曲禮曰、「在官言官。」鄭玄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注曲禮古者書藏官府、是以諸

子出於百官之史也。史書掌黃帝天乙伊尹太公書雖作於盛時、而藏諸故府、亦至晚周、官

失其守、而流布民間。故并列於諸子爾。自向歆校書、而文籍益便、遂寫。故揚子法言肇有

書肆之名。晉子王充遂得觀書洛陽市肆矣。十家去小說、故曰九家。九家亦曰九流、向歆

所定。故張衡曰、「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也。後漢書水火相滅、還復相生、其理

至微、其事至恆。推驗羣物、莫不皆然。天有陰陽、地有山川、鳥獸草木有雌雄牝牡、人事有

仁義敬和。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

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申子曰：「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

君。」三書治要卷故思議所極，必極於刑名玄言。班志之言，亦幾玄言矣。且詩書禮樂易

春秋策皆用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又謙焉。據鄭玄論語序及孝諸子尺書，

亦八寸策也。八寸云尺，約言之。故論語、儒也，而多有道墨名法之微旨，則諸子焉不可為

六經之支與流裔哉。劉勰曰：「述道言治，枝條五經。」文心雕龍故先梁猶多達識，晦育

否塞，自宋儒始。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

師古曰：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愈同，愈勝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

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舍，廢也。

搏國不在敦古，因革惟務便民，禮失求野，數典則可。謂六藝九流，可通萬方之略，吾見其欲然也。惟一二特質，終有不可磨滅之精神，發揮光大，又必與時消息而後可。其詳則非今茲所及。

四 詩賦略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國王大，夫有列傳。

存。今楚辭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三篇，凡二十五篇。

其懷沙一賦，爲原沉江之預賦。不歌而誦謂之賦。然九歌有歌之名，蓋可歌也。宋書樂志有楚辭鈔

山鬼一篇，爲樂章可歌。國殤一篇，酷似軍歌，卒之三戶亡秦，原目瞑矣。且原爲辭賦之祖，於此亦可

見其不朽之精神哉。王逸言「劉向典校經書，分楚辭爲十六卷。」楚辭章句序而舊本楚辭

亦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集部之名，蓋始此。惟班志無楚辭，豈以原

本七略而從略耶？楚辭自有楚音，漢宣帝徵能爲楚詞，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王襄傳隋世釋

道騫猶能爲之。隋志蓋與古文讀應爾雅，適爲南北相對者。

唐勒賦四篇楚人。

亡宋玉賦曰：「景差唐勒等並造大言賦。」御覽六百三十九蓋非今存大言賦。班志無楚辭，亦

無景差。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存楚辭九辯十一篇，招魂一篇，文選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凡十六篇。古文苑等載諷賦笛賦鈞賦大言賦小言賦五篇，非玉作。張惠言曰：「皆五代宋人聚斂假託爲之。」嚴可均亦曰：「笛賦有宋意，送荆卿之語，非宋玉作。」

趙幽王賦一篇

疑本傳歌一篇，或卽此。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吳名人。

殘楚辭哀時命一篇。王逸曰：「嚴夫子所作也。」避明帝諱，故曰嚴。班志蓋本七略舊文。

賈誼賦七篇

殘楚辭惜誓一篇。王逸曰：不知誰作。或曰：賈誼。史記本傳，弔屈原賦一篇，鵬鳥賦一篇。漢書本傳同。古文苑

旱雲賦一篇，凡四篇。又有虞賦殘。嚴代文

枚乘賦九篇

殘。文選枚乘七發一篇，西京雜記柳賦一篇，古文苑載其梁王菟園賦一篇。藝文類聚六十五開又

有臨霸池遠訣賦。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引亡。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殘。史漢本傳子虛賦。文選分亡是公以下為上林賦哀秦二世賦，大人賦三篇，文選長門賦一篇，古文苑

美人賦一篇。藝文類聚人部，學記人部同。張惠言曰：恐六朝人所擬。凡五篇。又有梨賦。文選魏都注引魚薶賦。北堂書鈔百六十四

引。並殘。梓桐山賦。玉篇石部亡。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殘。藝文類聚屏風賦一篇。全上古三代文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御覽七十一亡。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殘。楚辭招隱士一篇，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賓客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

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亡。孔臧集詳見儒家。僞孔叢子曰：「臧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末附連叢載

其諫虎賦、楊柳賦、鴉賦、蓼蟲賦四篇，未審何出。

陽丘侯劉囎賦十九篇

師古曰：囎音僞。

亡。王子侯表作揚丘。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亡。

蔡甲賦一篇

亡。

上所自造賦二篇

師古曰：武帝也。

存。外戚傳傷悼李夫人賦一篇、文選秋風辭一篇。

兒寬賦二篇

亡。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龔同時也

亡。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亡。卽劉向之父、表傳俱作陽城。

劉向賦三十三篇

殘。楚辭九歎九篇、古文苑請雨華山賦一篇、本書高祖頌一篇、高帝紀贊凡十一篇、又有雅琴

賦疑卽樂家所出琴頌圍棋賦、並殘。鱗角杖賦、芳松枕賦等、並亡。全上古三代文

王褒賦十六篇

殘。楚辭九懷九篇、本傳聖主得賢臣頌一篇、文選洞簫賦一篇、凡十一篇。又有甘泉宮頌

碧雞頌、詳全上古三代文並殘。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此屈原賦之屬、蓋主抒情者也。

以上屈賦之屬

陸賈賦三篇

亡。文心雕龍曰：「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辨之富矣。」

才略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亡。本傳曰：「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亡。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

枚舉同時師古曰：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天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亡。嚴助傳作嚴葱奇，此本七略。

嚴助賦三十五篇

師古曰：上言莊忽奇，下言嚴助，史駁文。

亡。顏注是也。由此可知班氏有本七略舊文，有不本七略舊文者。

朱買臣賦三篇

亡。

宗正劉辟疆賦八篇

亡。辟疆、楚元王孫。

司馬遷賦八篇

殘。藝文類聚載其悲士不遇賦一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亡。道家有郎中嬰齊卽此。

臣說賦九篇師古曰說名音悅

亡。

臣吾賦十八篇

亡。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亡。

蕭望之賦四篇

亡。

河南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亡。徐明見王尊傳。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亡。非衛霍傳之李息。

淮陽憲王賦二篇

亡。

揚雄賦十二篇

存。後注云、「入揚雄八篇。」蓋七略據雄傳言作四賦止收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

賦四篇。班氏更益八篇。故十二篇也。其八篇則本傳反離騷廣騷畔牢愁三篇。古文苑蜀

都賦太玄賦逐貧賦三篇。又有覈靈賦文選覽都酒賦即酒箴亦作酒賦詳全上古三代文賦二篇。凡八篇。然若

益以解嘲解難趙充國頌劇秦美新諸篇。則溢出十二篇之數矣。豈此諸篇不在內耶？

待詔馮商賦九篇

亡。別錄曰、「待詔馮商作鐙賦。」藝文類聚八十一引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商譚與參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亡晏子春秋敘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云云即此杜參亦見北史文苑之

樊遜傳。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

亡。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

亡顏注非也據別錄則將軍下脫一史字。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八入揚雄

今計二十一家二百七十五篇多一篇此陸賈賦之屬蓋主說辭者也大概此類賦尤與

縱橫之術為近今賈賦亡惟揚雄賦存者尚多揚雄曰「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

衛之聲曲終而奏雅」本書司馬相如傳發其亦隱指此乎。

以上陸賦之屬

孫卿賦十篇

存十篇蓋十一篇之誤。荀子有賦篇成相篇成相亦賦之流也。見後賦篇有禮知雲蠶箴五賦。又有侘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論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爲」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辦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第五篇。合賦篇之六篇實十有一

篇。本玉先謙荀子集解

秦時雜賦九篇

亡。文心雕龍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證賦篇本此。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亡。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亡。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亡。

魏內史賦二篇

亡。

東甌令延年賦七篇

師古曰東甌縣名甌音移

亡。地理志東甌縣屬樂浪今朝鮮地。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亡。

張偃賦二篇

亡。

賈充賦四篇

亡。

張仁賦六篇

亡。

秦充賦二篇

亡。

李步昌賦二篇

亡。儒家有鈞盾冗從李步昌。

侍郎謝多賦十篇

亡。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亡。

雒陽錡華賦九篇師古曰錡姓華名錡音魚錡反。

亡。

眭弘賦一篇師古曰眭孟眭音先眭反。

亡。

別栩陽賦五篇服虔曰栩音陽。

亡。庾信哀江南賦曰、「栩陽亭有離別之賦。」

臣昌市賦六篇

亡。

臣議賦二篇

亡。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亡。

侍中徐博賦四篇

亡。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亡。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亡。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亡。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此荀卿賦之屬，蓋主效物者也。夫楚豔漢侈，賦道於斯爲盛。劉略班志區分類別，聞樂知德，情殷而摯，漢氏之盛，豈偶然哉？隋志以下，不復類別，固不獨歌詩失紀也，歌詩失紀亦其一耳。

以上荀賦之屬

客主賦十八篇

亡。揚雄長楊賦有子墨客卿翰林主人，蓋兼該此體。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亡。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亡。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亡。王先謙曰、「中忠字同」蓋亦賢人失意賦之類也。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亡。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亡。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漚。音。普。交。反。漚。音。一。侯。反。

亡。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頌公孫乘月賦。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亡。西京雜記有公孫詭文鹿賦古文苑有路喬如鶴賦。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亡。西京雜記有中山王文本賦鄒陽酒賦几賦羊勝屏風賦。

大雜賦三十四篇

亡。

成相雜辭十一篇

亡。藝文類聚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十卷九然則此

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蓋從其本書別出。

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驗。

亡。隱字亦作讒。文心雕龍曰：「讒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至東方曼倩尤巧

辭述」詩經王應麟曰：「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此雜賦盡亡不可徵。蓋多雜諛諧，如莊子寓言者歟。

以上雜賦

高祖歌詩二篇

存。大風歌見本紀，亦曰三侯之章。樂志鴻鵠歌見留侯世家。本善書張良傳，均新

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存。泰一甘泉壽宮並見郊祀志。

宗廟歌詩五篇

存。王先謙曰：「合上十四篇爲十九章，見禮樂志。」惟其如何分之，則不可考矣。或曰：帝臨青陽，朱明，西顛，玄冥，五篇，當卽宗廟歌詩。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疑。後漢明帝分樂爲四品：一、大予樂，二、雅頌樂，三、黃門倡樂，四、短簫饒歌樂。隋書音雖與

三百篇乖異，而郊祀同用前漢歌詞。樂府詩集以此推之，則短簫饒歌十八曲，見於晉宋書者，

樂志又樂府詩集

當亦仍西京遺詞也。故王先謙曰：「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疑卽漢鼓吹饒

歌諸曲也。晉宋多以舊題被新聲，蓋擬古樂府之祖。其中戰城南、遠如期等曲，當是原歌詩。」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疑。凡言及字，當猶某篇至某篇之意。王先謙曰：「蓋武帝瓠子盛唐、樅陽等歌，漢饒歌上之回曲，當亦在內。」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亡。陸厥李白俱有擬臨江王節士歌，與此文不合。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疑。外戚傳有是邪非邪詩。拾遺記之落集。武帝手筆。蓋偽作曲。文心雕龍曰：「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

聲。」樂府陸厥有擬李夫人及貴人歌。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

亡。陸厥有擬中山孺子妾歌，庾肩吾有擬未央材人歌。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疑。吳楚汝南者，故春秋之吳楚蔡三國也。招魂曰：「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

呂些。」明三國聲歌不同也。史漢紀項王軍困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注皆引應劭

曰：「楚歌者謂鷄鳴歌也。」後書百官志注亦引應說，并引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

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是也。」郭茂倩樂府詩集亦引之。然後漢多襲

用前漢歌詞，則此仍不得為鷄鳴歌。出後漢之證也。蓋楚漢之際，汝南屬楚，且據項王夜

聞與尋常言楚歌不同。故得推爲卽鷄鳴歌。歌詞曰：「曲終漏盡嚴具陳者。」明夜將起也。後書樂祀志曰：隨鼓漏。理被枕。具也。沈約曰：「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嚴水。陳嚴具。嚴具者。管簾之類也。」

江南可採蓮。鳥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宋書是亦吳楚歌詩之可徵者歟。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亡。宋志有雁門太守行。歌洛陽令王渙。蓋本舊曲。後漢取其音節。以祠王渙爾。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疑樂府相和歌辭有陌上桑。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名羅敷作。」疑卽此邯鄲歌詩之

一。又蔡邕琴操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今並亡也。

齊鄭歌詩四篇

亡。

淮南歌詩四篇

亡。

左馮翊秦歌詩二篇

亡。陸厥有擬左馮翊歌。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亡。陸厥有擬京兆歌。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亡。蒲反卽蒲坂也。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疑。等者，撰作不止一人也。樂府集雜歌謠辭有黃門倡歌一首，散樂有俳歌辭一首，蓋皆其殘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亡。

雜歌詩九篇

亡。吳競曰：「樂府雜題自相逢狹路間已下，皆不知所起。自君子有所思以下，又無本辭。」

樂府古題要解

沈欽韓曰：「樂府有雜曲歌辭」然似皆與此不相涉。

雒陽歌詩四篇

亡。

河南周歌詩七篇

亡。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亡。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亡。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亡。沈約曰、「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今既散亡、又無識者。歌聲譜式、樂人以聲音相傳話、不可復解。」宋書樂志王先謙曰、「此上詩聲篇數並同、聲曲折即歌聲之譜、唐曰樂句、今曰板眼。」

諸神歌詩三篇

亡。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亡。

周歌詩二篇

亡。

南郡歌詩五篇

亡。陸厥有擬南郡歌。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今計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六篇、多二篇。

以上歌詩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八入揚雄篇

都計屈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荀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適合百六家千三百一

十八篇之數。兩都賦序曰：「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卽本此。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師古曰：端，古端字也。因物動志。

則造辭義之端結。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

誦，諷也。今日背誦。賦，敷也。能敷陳事物也。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也。」衛風定之方中傳。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戒伯魚之辭也。

微言者，已於「仲尼沒而微言絕」句釋之。惟微言之類不一，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淳于髡

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

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

響之應聲。史記田完世家由此觀之、則微言者、隱語之類也。故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或作衣。衣者、隱也。白虎通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史記自序蓋雖春秋公卿

賦詩斷章。孔子雅言、詩書禮樂、要無非欲隱約以見其志也。此說別詳余爾雅釋例序

春秋之後、周道寢壞。師古曰、漸也。聘問歌詞、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

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離、遭也。風、次下亦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王念孫曰、「作賦以風下、原有諭字。下文風諭二字、承此言之是也。」文選三部賦序注、

二、御覽文部三、引春秋戰國紛爭不暇、無餘日力、爲此滑稽優戲而謎語之微言、故列國

莫之行也。然賢人大儒逸在布衣、以不用而多暇、失志賦詩、本其天以鳴不平、故不失惻

隱古詩之義。然則後世詩窮而工、亦此類耶。

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

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師古曰、辭、人言。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

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師古曰：昔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可如何。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

宋玉、唐勒、子雲，相如皆有爲而爲，或以炫己，或以悅人，故沒其風諭之本義也。王念孫曰：

「孔氏之門下衍人字」是也。法言「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淫，必也。

則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

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吾子篇曰：淫必也。則。句據汪榮寶疏臆改。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詩有風雅頌，向歆敘錄詩賦，得歌詩三百十四篇，蓋亦有意乎是。其次吳楚汝南燕代，雁

門雲中隴西邯鄲河間齊鄭淮南馮翊京兆河東蒲反雒陽河南南郡諸歌詩，殆以當詩

之風。次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殆以當

詩之雅。次宗廟歌詩及送迎靈頌歌詩，殆以當詩之頌。自當時儒生議者，不明古今條貫，

輒誣以爲鄭聲，妄矣。禮樂志曰：「哀帝性不好音，及卽位，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

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然則漢祚至是，亦將中斬矣。劉歆奏七略，在帝罷樂府事前。

班志本七略，故不及罷樂府事。五種者，屈賦、陸賦、荀賦、雜賦、歌詩是也。

五 兵書略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廬。

殘。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張守節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三卷。」並見本傳及注。蓋十三

篇以吳王言而得名，故世多傳之。杜牧謂「武書十數萬言，魏武削其繁，瞻筆其精切，凡

十三篇，成爲一編。」孫子序。其說非也。隋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孫子

兵法雜占四卷，新唐志吳孫子三十二疊經一卷。蓋十三篇之外，其書唐宋猶未盡亡。故

通典二百二十，百五十，百五十九。文選注曲水序。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八及三百五十七。咸見稱引。然今日本用兵

久，以十三篇爲至精，亦足珍矣。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

亡。道家孫子十六篇，蓋非同書。呂覽曰：「孫臏貴勢。」慎勢篇。司馬遷曰：「孫子臏腳，兵法

修列漢書本傳

公孫鞅二十七篇

亡。法家商君二十九篇，蓋非同書。荀子曰：「秦之衛鞅，世之所謂善用兵者也。」兵議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別傳

疑。雜家吳子一篇，蓋非同書。韓非子曰：「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五畫司馬遷曰：「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王應麟曰：「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圖國至勵士

所闕亡多矣。」王說未諦。今本六篇，成一首尾。辭意淺薄，必非原書。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亡。唐人注書引范蠡兵法。後漢書甘延壽傳注左傳相五年疏文選潘安仁賦注則唐世猶未亡也。非意林范子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亡。范蠡大夫種二人兵家言，今當猶散見越語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

李子十篇

亡。汲古閣本李作季。李季形近易訛。儒家李克七篇，法家李子三十二篇，蓋俱非同書。

婁一篇師古曰：婁音女瑞反。蓋戰兵法者人名也。

亡。

兵春秋三篇

亡。

龐煖三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

疑。朱一新曰：「明汪文盛刊本三作二。」漢書管見縱橫家龐煖二篇，蓋非同書。沈欽韓曰：「鵠

冠子兵政篇，龐子問鵠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五者已

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又有悼襄王武靈王問。武靈王問作龐煖。注云：煖兄。疑卽煖書，

亦見燕世家。」

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奚反。

亡。呂子曰：「兒良貴後。」慎勞篇賈誼亦稱之。豈與老子言兵相似耶。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亡。沈欽韓曰：「疑卽淮陰侯傳中事。」

韓信三篇師古曰：淮陰侯。

亡。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會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

今計十三家二百七十二篇，多十七篇。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是也。

陶憲曾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篇重

者，蓋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全書收入儒道從橫雜各家，又擇其中之言兵權謀者，重

入於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如本志，太公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參悉，孫子議兵，淮南兵略等篇之類，皆當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

班氏存其專家各書，而於此則省之。故合所省，亦止二百五十九篇也。司馬法七略本入

此，班出之入禮家，是入禮，專指司馬法而言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兵勢故道家兵家

通也。

以上兵權謀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亡。孫敖稱軍志楚之兵法尙矣。

蚩尤二篇見呂刑

亡。管子曰、「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五行篇隋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

孫軫五篇圖五卷

亡。

繇敍二篇

亡。雜家由余三篇、蓋非同書。由繇余敍字通、人表又作繇余。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亡。儒家王孫子一篇、蓋非同書。沈欽韓曰、「史記自序太公孫吳王子、此王孫疑王子也。」

尉繚三十一篇

殘。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蓋非同書。隋志兵家「梁有尉繚兵書一卷、」今書一卷。天官

至兵令二十四篇、稱梁惠王問是也、其武議篇云、「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

萬人喜者、殺之。」又兵令下篇云、「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蓋究極兵形勢之變化而言之也。清四庫兵家類著錄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亡。七略曰、「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史記信陵君傳集解引此作十卷者誤也。客進兵法、

公子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事見史記本傳。

景子十三篇

亡。儒家景子三篇、蓋非同書。或曰此景子即景陽也。見楚策及淮南子汜論訓。

李良三篇

亡。見張耳陳餘傳。

丁子一篇

亡。沈欽韓曰、「疑即丁固。」

項王一篇名籍

亡。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今計十一家百二篇圖二十一卷、多十篇、圖三卷。

形勢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在反、離、讀曰、步。

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作戰又曰、「後人發、先人至。」軍爭又曰、「兵之

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九地明兵形勢之重要也。

以上兵形勢

太壹兵法一篇

亡。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亡。

神農兵法一篇

亡。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亡。黃帝兵陰陽家言，蓋今開元占經有引之。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亡。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亡。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後書張衡注引傳今

風后握奇經一卷清四庫兵家類著錄係唐後僞書。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亡。道家力牧二十二篇，蓋非同書。抱朴子曰：「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極言篇

鳩冶子一篇圖一卷。晉灼曰：鳩音夾。

亡。抱朴子曰：「黃帝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極言篇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古曰：即鬼與區也。

亡。容與聲近通用字。素問有鬼與區天元大紀論。系本曰：「與區占星氣。」史記曰：「鬼

與區號大鴻。」封禪書

地典六篇

亡。張衡曰、「師天老而友地典。」後書本傳

孟子一篇

亡。儒家孟子十一篇，蓋非同書。或說孟猛古字通。沈欽韓曰、「下五行家有猛子閔昭疑

此是猛子。」

東父三十一篇

亡。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亡。李賢曰、「雜占之書也。」後書蘇竟傳注

蓍弘十五篇周史

亡。淮南子曰、「蓍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

通。」汜論訓史記曰、「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蓍弘。」封禪書又曰、「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

蓍弘天官書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 圖三

亡。王先謙曰、「別成子，蓋別姓。」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亡。隋志梁有辟兵法一卷。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今計十六家二百二十七篇，圖十卷，少二十二篇。錢大昭曰、「陰陽上當有兵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刑，十二辰德，十日也。 淮南子兵略訓高註 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雄雌，十一月始建於子日，從一

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 天文訓

以上兵陰陽

鮑子兵法十篇 圖一卷

亡。

五子胥十篇 圖一卷

亡。雜家伍子胥八篇，蓋非同書。錢大昕曰：「五古伍字。」傳人表伍參亦作五參，陳涉伍徐文選

注太平御覽均有引子胥水戰法。

公勝子五篇

亡。

苗子五篇圖一卷

亡。

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

亡。七略作蠡門。史記龜策傳集解引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離婁篇呂覽曰：「蠡門始習於甘蠅。」

聽言篇蓋古今人同名者。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亡。

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

亡。李廣傳曰：「世世受射。」

魏氏射法六篇

亡。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師古曰：圍，都郡人也。見趙充國傳。

亡。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亡。連弩見李廣傳注。葉德輝曰：「漢郭氏孝堂山畫像，獵者以弓仰地，一弓二矢，以足踏

之。蓋古連弩射法之遺。」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亡。

蒲苴子弋法四篇

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亡。淮南子曰：「蒲苴子連鳥於百仞之上。」

覽冥

劍道二十八篇

亡。史記曰：「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太史公

漢書藝文志講疏 兵書略 兵技巧

手搏六篇

亡。刑法志曰：「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顏師古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漢帝紀案甘延壽傳卞作弁蓋詩譏無拳無勇，手搏亦拳勇之類。王先謙曰：「今

謂之貫跂。」日本曰相撲。今其學校社會盛行之。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亡。隋志雜兵書十卷，文選注太平御覽均有引之。

蹴鞠二十五篇。師古曰：鞠以韋為之，實以物，蹙蹙之以為戲也。蹙，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蹙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

亡。蘇秦曰：「臨淄民六博蹴鞠。」史記本傳別錄曰：「蹴鞠新書二十五篇。蹴鞠者，傳言黃帝

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踢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據馬國翰

法言曰：「梲革為鞠。」吾子篇王應麟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今之打毬也。」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蹙鞠也。

今計十六家二百七篇，多三家八篇。陶憲曾曰：「省墨子重者，蓋七略墨子七十一篇入

墨家。又擇其中言兵技巧者十二篇重收入此，下說詳而班省之也。蹴鞠本在諸子，班氏出

之入此。」陶說是也。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言省，而墨子獨言省重者，言省言重一也。均之省去兩載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手足器械機關三者，精利熟練，此今日宇內強國之所以稱雄也。唐宋以還，詩書愚謔之學勝，而三者，麻苦不堪，念國之弱，亦可知返矣。

以上兵技巧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會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楚禮一家二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都計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兵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

九篇，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合得五十三家七百九十九篇，多九篇。陶憲曾曰：「兵

權謀省伊尹以下九家二百五十九篇，兵技巧又省墨子，則爲十家。而云二百七十一篇，

則所省墨子當十二篇矣。攷墨子備城門篇有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傳轅軒車

十二攻具，今本墨子備高臨諸篇是也。今本墨子有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蟻傳

鉤備堙備空洞備轅則七略所重，班氏所省者，當卽此十二篇，以十二篇加二百五十九

篇正合二百七十一篇之數。」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入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古師論語載孔子之言，無兵與食，不可以爲國。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非其不素習武備。明兵之重也。

春秋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襄二十七年。宋子罕語。嗚呼！先

哲之言，何其明見萬世也。彼不此之鑒，而日維醉心於無抵抗主義，非喪心病狂而何哉。

易曰：「古者剡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孤木弓也。剡謂銳而利之也。音弋冉反。其

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師古曰：燿讀與鏃同。謂鎗也。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

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兵制器械之精備日變，而宇內戰爭滅國之局亦日益烈。湯武征誅，就孟子所言，則湯一

征自葛載，爲葛伯仇餉也。滕文公下篇。此與近代我國殺一德教士，而德遂占據我膠州灣者

何異。且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盡心下篇。湯未有之，非軍器之進步而何。然

則卽孟子之言而反詰孟子，爲問湯武果仁義也未。嗚呼！無怪莊生曰：「虎狼仁也」已。

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

自春秋至於戰國，軍器之精良，兵隊之編制，一戰之敗，死喪之數，無不一懸殊。第就死喪之數爲喻，春秋晉邲之敗，左宣十年死喪最衆，不過二軍二萬三千人。而秦將白起攻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史記白起傳此非軍器戰術之進步而何。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

秦既內潰，劉項起於鋤耨棘矜以亡之，戰術非有過於六國也。張良、韓信僅能運用太公

孫武穰苴之遺術而已。司馬遷曰：「韓信申軍法。」史記自序蓋略言之。諸呂盜取，當盜自中

祕。

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摺、摺遺逸，紀奏兵錄，師古曰：摺摺謂拾取之。摺音九閩反。摺摺音之石反。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

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任宏論次兵書爲五十三家。其後王莽又徵天下能

明兵法六十三家。本書王莽傳此皆天下遺書續出之證。惜張、韓所次，王莽所徵，俱不可攷也。

六 數術略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亡。泰壹星名，即太一，見天文志。雜子星者，蓋雜記諸星。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

亡。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亡。晉書曰：「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尙有存焉。」

天文志然則三易咸出河圖、

皆出自天文矣。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

亡。常從爲老子師，或作常樅。說苑謹慎篇：上仁篇。亦或作商容。淮南子：商容。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亡。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亡。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亡。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亡。王先謙曰：「國章、人姓名。」

泰階六符一卷

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亡。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也。」

東方朔傳亦見耶顛傳注。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亡。五星、歲星即木星、熒惑即火星、太白即金星、辰星即水星、填星即土星也。王先謙曰：

「律歷志度其法用銅，故曰金度。斗杓為玉衡，詳律歷天文志。」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亡。彗客、彗星客星也。凡測候占驗，皆地文學之事，依於土域氣候而異，故有當地而驗，出

疆則無效者。古今氣候亦復有變，故占驗書久必失傳也。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亡。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亡。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亡。此與上三卷者，蓋同名而不同書，特奪去一事字以爲別者。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亡。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亡。王應麟曰：「卽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沈欽韓曰：「海中混荒，比平地難驗。著海中者，言其術精，算法亦有海島算經。」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亡。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亡。王先謙曰：「五星順逆詳律歷志。」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亡。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鄭玄曰：「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然與他書述分野，又互有異同。說詳孫詒讓周禮正義。唐開元二十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唐書天文志蓋古亦行海中測星，恐陸上測之不足，而又於海中測之歟。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亡。沈欽韓曰：「張衡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隋志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

一卷。卽臣分之義也。」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亡。以上海中占驗書不少，蓋漢以前海通之徵。故今之日本，稽其譜牒，有秦漢遺族頗多歟。

圖書祕記十七篇

疑。張衡曰：「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亦無讖錄。」後漢書本傳愈正變曰：「十七篇蓋

采緯文，後漢緯始入祕府。尹敞傳云：帝令校圖讖，蘇竟傳云：祕經文隱事朗，是也。」癸巳類稿

論書葉德輝曰：「說文易下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後書鄭玄傳戒子益恩書云：

祕書緯術之奧。」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今計二十二家四百一十九卷，多一家，少二十九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師古曰：賁卦之象辭也。然星事幽悍，非濫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彌讀與凶同。夫觀景以謹形，

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然孔子晚而讀易，性命天道，弟子不可得而聞。鄭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左昭十年傳司馬遷曰：「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

言不著。」史記天官書蓋自古聖哲難言之。及今天文學地文學均大明，而天變之無與人事，

益昭然矣。

以上天文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亡。史記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司馬

貞曰：「五家謂五紀，當日、月、星、辰、歷數，各有一家，顓學習之，故曰五家。」天官書及索隱是也。或

以黃帝與顓頊、夏殷、周魯爲六家當之，非是。歷律志曰：「太史令張壽王及待詔李信治

黃帝調歷，壽王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錢大昕曰：「黃帝六家之

術，大略皆與四分同，四分以九百四十爲日法，九百四十之七百五，正四分之三也。」三

術劉師培曰：「黃帝三統殷周魯各曆，均從周正。」古歷管窺上

顓頊歷二十一卷

亡。劉師培曰、「顓頊歷及夏歷均從夏正。」觀上 古麻管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亡。劉師培曰、「秦及漢初並用顓頊歷。」觀下 古麻管

日月宿歷十三卷

亡。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亡。

天歷大歷十八卷

亡。

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

亡。沈欽韓曰、「此以漢元上推殷周，猶後志言四分歷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二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

也。」證疏蓋猶今之言紀元前也。民耶蘇紀元前王先謙曰：「諜歷當爲歷諜之誤。」諜，譜第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亡。帛圖，蓋記之於帛者。中國最重月，故專門精考。且卷帙如此其多矣。

耿昌月行度二卷

亡。耿壽昌，見後書律歷志。王先謙曰：「食貨志稱壽昌善爲算，昌蓋其字。」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亡。王念孫曰：「傳當爲傅。」上姓下名也。

律歷數法三卷

亡。四分厯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小餘七百五分。武帝時，造爲以律起歷，黃鐘九九八十一爲日法，以消餘分，適盡無餘。律歷志曰：「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閎運算歷，其法以律起歷。」

案此即太初厯，亦即三統厯。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亡。沈欽韓曰、「律歷志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此蓋其類。」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亡。王引之曰、「謀當爲謀。」沈欽韓曰、「律歷志議造漢歷乃定東西立晷儀。」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亡。葉德輝曰、「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疑卽此書。」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亡。沈欽韓曰、「隋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

日晷書三十四卷

亡。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疑。溝洫志曰、「博士許商善爲算能度功用。」亦見儒林傳蓋其書與今存九章算術有關不

能鑿指耳。

杜忠算術十六卷

疑。廣韻曰：「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十九聲二換沈欽韓曰：「此許商、杜忠所爲，卽是九章術。志舉人名以包之，遂令後人疑惑耳。後書馬續、鄭玄並善九章算術，明許杜等非別一書也。」疏然今固不能指定九章算術一書，於許杜兩家孰當也。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今計十八家五百六十六卷，少四十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材，其孰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謀。

堯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堯典載命羲和四子，舜在璇璣玉衡，詳矣。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三代，各據一統。天統子，地統丑，人統寅，詳律歷志。知命之術者，仲尼上律天時，著之春秋，故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矣。

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漢書藝文志講疏 數術略 五行

小人蓋指張壽王之徒、見律歷志。

以上歷譜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亡。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亡。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亡。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亡。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亡。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亡。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亡。馬國翰輯神農書兼採不分。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亡。

猛子閻昭二十五卷

亡。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亡。

堪輿金匱十四卷

師古曰：許慎云：堪輿，天道也。輿，地道也。

亡。鄭玄曰：「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者，十二次之分野也。」

周官保章氏注此

漢人所傳堪輿之說也。今俗謂風水家曰堪輿。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亡。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亡。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亡。沈欽韓曰、「此蓋京房之術。」見後書律歷志。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亡。叢辰見史記日者傳。今亦略見協紀辨方。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亡。

黃鍾七卷

亡。

天一六卷

亡。淮南子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向。」

天文

泰一二十九卷

亡。沈欽韓曰、「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陶憲曾曰、「說文甲部引太一經曰、「頭玄爲甲。」疑出此書。」

刑德七卷

亡。淮南子曰、「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又曰、「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天文文繁不具錄。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亡。李賢曰、「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甲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後書方術傳注王先謙曰、「遁甲演於風后、風鼓疑風后之譌。」

風后孤虛二十卷

亡。史記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駟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

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卽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中無

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總策傳及集解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亡。玄女兵法曰、「三奇六合主威軍士。」御覽三百二十八引六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

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也。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亡。淮南子曰、「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

爲除、辰爲滿、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

爲閉、主太陰。」天文訓論衡曰、「十二神發明從魁子輩。」雜議篇

羨門式法二十卷

亡。

羨門式二十卷

亡。此與羨門式法蓋同名同卷數而不同書特奪去一法字以爲別者。史記曰、「分策定

以定五音。詰術篇今日日本此術猶流行。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今計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三卷，多一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洪師古曰：周書言用五事以

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師古曰：說皆在五行志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

說苑曰：「常者質。」修文篇莊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氣之大者也。」則陽篇蓋五行

家以宇宙形氣，剖分五原質，而以推論世運之遷流。然其術有驗有不驗，則亦等之於空

言矣。五德終始見前陰陽家。沈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

相生爲義。」

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師古曰：寢，漸也。

小數家如後世風水，行年推命之屬。

以上五行

龜書五十二卷

亡。史記龜策傳所載，蓋其大略也。

夏龜二十六卷

亡。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繇曰：「逢逢白雲，一南

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墨子耕柱篇 劉師培說夏龜書即連山未確。

南龜書二十八卷

亡。周官龜人，南龜曰獵屬。史記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

之上。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史記龜策傳 劉師培曰：「漢志夏

龜二十六卷，南龜二十八卷，南商形近，南疑商訛。此即桓譚新論所謂連山歸藏也。」連山

歸藏考見中國學報第二冊 然新論明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御覽百八十一引 使夏龜南龜書

果即連山歸藏，不應夏龜卷帙反減於南龜書，則劉說未為確也。

巨龜三十六卷

亡。

雜龜十六卷

亡。

書書二十八卷

亡。

周易二十八卷

亡。六藝略有易經十二篇，此著龜家復有周易二十八卷，明其書不同也。晉書束皙傳言「汲冢得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經一篇，似說卦而異。」由是言之，則古蓋繇辭別爲一書。故左氏傳引易繇辭亦多不在今存易中，或當在此著龜家之周易二十八卷中歟。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亡。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亡。東方朔傳曰：「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亡。

大次雜易三十卷

亡。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亡。抱朴子曰：「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下，名曰仲。」

對俗篇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亡。於陵姓，欽名。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亡。任良當即京房弟子，見房傳。

易卦八具

亡。少牢禮：「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鄭玄曰：「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

然則易卦八具，蓋其版之數也。

亡。帝王世紀曰：「黃帝因夢，求得風后力牧，因著占夢經十一種。」史記正義引本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亡。即占星之甘公見天官書。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亡。武禁，人姓名。論衡曰：「裁衣有書，凶日製衣有禍，吉日有福。」識曰

噫耳鳴雜占十六卷師古曰：噫

亡。今玉匣記有載之。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亡。中庸疏曰：「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亡。管子水地篇小問篇莊子達生篇，咸言怪物。隋志有白澤圖，蓋去草昧未遠，戾氣猶多，而非所語於開明之世也。

變怪詁咎十三卷

亡。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誥。曹子建有誥咎文，誥告於神也。咎，自刻責也。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亡。抱朴子曰：「神仙集中有廟神劾鬼之法。」神化篇今道士有劾禁之術。

請官除詛祥十九卷。師古曰：詛，字與妖同。

亡。

禳祀天文十八卷。師古曰：禳，除災也。音人羊反。

亡。齊景公睹彗星，召柏常騫使禳去之。桑子說葉德輝曰：「說文：禳，設縣菴爲營，以禳風雨。」

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此即禳祀天文之遺法。今道士有禳字古音，曰打醮，打即禳字古音。

請禱致福十九卷

亡。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仲舒禱詞見周禮太祝注春秋繁露郊祀篇。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亡。董仲舒求雨止雨篇。後書輿服志注亦引其書。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亡。候歲、占歲也。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亡。葉德輝曰、「此蓋因子貢貨殖、依託而作。」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亡。此不入農家、以占候爲主。越絕書內經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亡。不入農家、亦主占候。馬國翰有神農書輯本、兼採不別。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亡。亦農書之主占候者。齊民要術引陶朱公養魚經。馬國翰有輯本。

種樹臧果相蠹十三卷

亡。亦農書之主占候者。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樹篇、食經有種名果法、作乾棗法、蜀

中藏梅法、藏乾栗法、藏柿法、藏木瓜法。」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今計十八家三百一十二卷、少一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事而占，則觀方來之驗也。衆

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太卜、三夢之法。又占夢中士二人。皆宗伯之屬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旄

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千之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維魚維旄，大人之占。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畫龜蛇曰旄。

人占之。衆雜魚矣。實維豐年。旄旄則爲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畫龜蛇曰旄。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旄旄則爲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畫龜蛇曰旄。

鳥華曰：「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詠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詠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詠興、

人無覺焉、詠不自作。」師古曰：申繻之辭也。事見莊公十四年。炎，謂火之光。始發也。言人所忌、其氣燄引致於災也。豐，瑕也。失常，謂反五常之德也。炎，讀與

同。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師古曰：厭音伊。業，反。惠，順也。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雉登鼎、武丁爲宗。

師古曰：說在郊祀五行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詠之見。師古曰：稽，考也。計也。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師古曰：小雅

雅正月之詩也。故老，元老也。訊，問也。言不能修德以禳災也。但問元老以占夢之凶吉。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傳曰：「妖由人興、德勝不祥。」則雜占諸書、可以無作。若種樹漁蠶、固與雜占不類矣。

以上雜占

山海經十三篇

存。章宗源謂班志雖取七略而時有異者，引前甚塢。故七略校定山海經十八篇，而班志

獨十三篇，亦其一也。蓋棄大荒經以下五篇不計也。據劉歆山海經王充論衡談趙曄吳

春秋皆云「禹益作山海經」其書頗似禹貢，當作在舜世禹治水之時也。惟五藏山經

後有禹曰天下名山云云，亦見管子地數篇，又見偽列子湯問篇確為禹益作。郝懿行以此禹曰及

言南望堵澤，禹父之所化，疑非禹書，此不知古人作書之例，若以史記稱太史公褚先生例之，可爽然自失矣。海外以下等經，則非禹益書，多為

圖說之辭，其圖蓋即禹鼎。左宣三年王孫滿說海外海內二經，有周時說山海圖之文，以其有湯文

王葬所也。又有漢所傳圖，以其有餘暨彭澤朝陽淮浦等漢縣也。大荒經以下五篇，則更

為釋海內海外二經之文，本不在漢志十三篇，又無劉歆校進款識，其文體亦為圖說，當

為漢時所傳之圖，出劉歆等所述也。後人往往據圖說雜出周漢地名，以疑此經。顏之推

所謂「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楊諸暨」顏氏家訓書證篇此由未嘗分別觀之也。

若司馬遷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記大宛傳案近有妄人史記探原謂大宛傳此文直錄漢書

張憲李廣利傳不知論衡談天篇明引大史公曰禹本紀云云論衡書成於漢書之前是亦豈錄漢書耶其妄不容辨矣則世本山經皆古史，此老乘

時趨勢，不信古史而欲考信於六藝，故有此違心之論也。清四庫小清畢沅山海經校本

郝懿行箋疏俱善。

國朝七卷

亡。沈欽韓曰、「隋志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國朝者疑此是也。」

宮宅地形二十卷

亡。論衡有言圖宅術。篇詰術

相人二十四卷

亡。荀子有非相篇、近世亦有骨相學。

相寶劍刀二十卷

亡。呂覽有相劍說。篇愛類

相六畜二十八卷

亡。史記曰、「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節日者後書馬援上表亦述此事。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今計家數卷數悉符。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宮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此以形氣言相、非專門名家難言之。然以山海經次其間、則其駁也。

以上形法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都計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合得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三十九卷、多十一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道由人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龜、師古曰：物。粗略也。音才戶反。蓋有因而成易、無因

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此明數術之學，出於古史。史記歷書則今之江湖醫卜星相之流，皆其苗裔也。然其授受。

比諸古史世傳，則又迥異也。梓慎襄十年裨竈襄二十八年卜偃閔元年見左傳。子韋見前陰陽家。

甘公石申夫詳天文志。史記天官書作石申。案後書耶顛傳注。俱作石申夫。唐都詳律歷志。

七 方技略

黃帝內經十八卷

殘。張仲景曰：「撰用素問」。玉海六皇甫謐曰：「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

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卽內經也。」經甲乙王冰曰：「內經十八卷，素問卽其經之

九卷也。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內經素問序林億曰：「素問第七卷亡。天元紀大論五運行

大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天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與素問略不相通。疑此

乃陰陽大論之文。王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王應麟曰：「館閣書目黃帝鍼經九、八十一

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爲首，靈樞以精氣爲首，間有詳略。」證攷蓋王冰頗有

變更內經篇次。隋志謂之鍼經。唐志謂之九靈經。既王冰謂之靈樞，則靈樞自屬王本。今則靈樞亡，而以鍼經爲靈樞矣。古有經傳統稱經者，故靈樞爲經，素問爲傳，統曰內經矣。

外經三十七卷

亡。

扁鵲內經九卷

亡。千金方外臺祕要皆有引扁鵲法，或爲此內外經之遺文。

外經十二卷

亡。千金方等引扁鵲語，皆不見今傳扁鵲難經，難經固非扁鵲書也。當別論之。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亡。

外經三十六卷

亡。

旁篇二十五卷

亡。

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今計七家百七十五卷、少四十一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

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熨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音被廉反。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師古曰：齊音才詣反。

反。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師古曰：瘡讀與愈同。愈、差也。

當今醫科之病理學等書、砭石、則石器時代所用之遺也。

以上醫經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

亡。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又音剛。

亡。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痺、黃病。音丁。韓反。

亡。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亡。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應劭曰：黃帝時醫也。師古曰：拊音膚。

亡。史記曰：「上古之時，醫有俞拊。」

扁鵲傳

說苑曰：「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中古之為醫

者曰俞拊。」

釋物

鄭玄曰：「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拊

則兼彼數術者。」

周禮疾醫注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亡。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亡。

金創癰瘰方三十卷

服虔曰：音癰，引之瘰。師古曰：小兒病也。瘰音充，制反。瘰音子，用反。

亡。王念孫曰：「顏注瘰音在前，癰音在後，則癰瘰當為瘰癧。說文瘰，小兒瘰癧也。諸書皆

言癰瘰，無言癰瘰者。」沈欽韓曰，「靈樞注，癰瘰者，熱極生風也。」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亡。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亡。素問有湯藥論。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疑。本艸見平帝紀樓護傳。孫星衍曰，「食禁食藥之訛。」問字堂集神農本草經序葉德輝曰，「康賴

醫心方二十九引本艸食禁云，正月一切肉不食者吉，二月寅食不吉，五月五日不食饗

鹿一切肉，卽此書也。疑古本附本艸後。故云本艸食禁。醫師疏以禁爲藥，誤。」康賴，日本入，當中國

北宋時葉說似較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今計十一家三百五卷，多三十一卷。

經方者，本艸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

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錢大昭曰、「今吳人猶云不服藥爲中醫。」

漢書辨疑

然此醫師之失也。近世海通、醫藥流行。

說者曰、動物性浮揚、礦物性沉降、植物性中和。故西人食物以動物爲主、病則藥多金石。而相劑其平、然其藥不可久服。東方人以食植物爲主、故病則多草根木皮之藥、然亦多可久餌者、理或然歟。大抵今存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猶多存三古遺方。日本人精於醫、謂其書實可治一切病、并西醫所不能治之病、亦能治之云。如肺癆病之類

以上經方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亡。容成公法見後書方技冷壽光傳、然邪道也。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亡。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亡。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亡。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亡。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亡。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亡。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
是也。蓋此類邪術，盛於西京之末。故王莽嘗昏行其事，實漢史之汙點也。

命義

其說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亡。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今計八家百九十一卷，多五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千金方中，尙略存房中術。今世有哲嗣學，比其文明，不可以道里計矣。

以上房中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亡。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亡。

道要雜子十八卷

亡。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亡。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亡。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子游按摩。趙岐孟子注折枝者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抱朴子遐覽篇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唐六典太醫令屬官按摩博士一人，置按摩師，按摩丁佐之，教按摩生。」疏今日日本醫人多以按摩為業，即由唐世傳往者。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閱反。

亡。芝菌多有毒者，古人服之，其愚不可瘳。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亡。

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亡。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亡。

秦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師古曰：黃治釋在郊祀志。

亡抱朴子有黃白篇。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今計十家二百一卷，少四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師古曰：盪，放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師古曰：誕，大言也。迂，遠也。非聖王之所
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

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

神僊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此佛氏優為之。故歷朝正

史多以佛氏入方技傳。道家失真，乃言金丹。詳續道藏不知史記商鞅傳曰：「反聽之謂聰，內

視之謂明。」後書王允傳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由此言之，則所謂收視反聽

者，收視反聽一語，亦見鬼谷子。本君相大官之術，何金丹之云哉。

以上神僊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都計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神僊十家二百五卷、合得三十六家八百八十一卷、多十三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師古曰：和，秦醫名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師古曰：診，視驗，謂視其脈及色候也。診音軫，又音文，刃反。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曖昧、師古曰：曖，與暗同。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秦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固醫官也。」蓋古醫字亦作醫。上世從巫史社會而來、故醫通於治國之道耳。

見存百家真偽書表

真	偽	疑
晏子 子思 <small>戴在記小</small> 曾子 <small>戴在大禮</small> 公孫尼子 <small>戴在小記</small>		

孟子

孫卿子

子即荀

陸賈

語即新

賈誼

新即賈誼新書

桓寬鹽鐵論

劉向所序

新序說苑列女傳

揚雄所序

太玄法言感

鬻子

筦子

子即管

老子

文子

關尹子

六韜

宋元豐間
刪定本

莊子

黃帝銘

商君

慎子

韓子
即韓非子

公孫龍子

墨子

蘇秦
即鬼谷子

列子

尹文子

鷓冠子

鄧析
即鄧析子

伍子胥
絕疑書在越

呂氏春秋

淮南內即淮南子

東方朔

屈原賦

宋玉賦

莊夫子賦

賈誼賦

枚乘賦

司馬相如賦

淮南王賦

淮南王羣臣賦

上所自造賦

太常參侯孔臧賦

劉向賦

王褒賦

司馬遷賦

揚雄賦

孫卿賦

高祖歌

秦一雜甘泉賦壽宮歌詩

宗廟歌詩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

吳楚汝南歌詩

邯鄲歌詩

吳孫子
子即孫

尉繚

山海經

黃帝內經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

吳起
子即吳

龐煖
冠疑子 在鵬

圖書祕記

許商算術

杜忠算術

神農黃帝食禁
疑本草

右表但依隋後經籍志爲之，非以釋本書也。上古世官，三代同之。周衰失職，夷爲九流。漢世兵家數術方技猶在王官，不如後世之盡失職也。故劉班於諸子略，但言出於古官者不同。於兵家則曰王官之武備，於醫家則曰王官之一守，是顯有政教之判也。故隋志曰：「儒道小說，聖人之教。兵及醫方，聖人之政。」可謂知言已。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五篇，省兵十家

六略者，論衡曰：「六略之錄，萬三千篇。」案書一篇蓋歆所撰，雖名七略，其輯略卽彙別羣書，

標列旨趣，若志之小序，實止有六略耳。沈欽韓說梁七錄引本志此條二百作三百，然總覈前

載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諸子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詩賦百六家，

千三百一十八篇，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術數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

十八卷，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合計六百七十七家，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篇，與

此云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較之。卷卽篇也。家數則多八十一家，篇數則

少九百九十四篇，大有逕庭也。惟七略曰：「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

九卷。」此及七錄俱見廣宏明集以較班志實多七家。班自注入三家，省兵十家，以較七略實少七家。

故七略六百三家、班志五百九十六家、尙足以兩相取證、而篇數則亦難考也。又自隋志誤言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通考舊唐志復言漢藝文志載三萬三千九百卷、不足論矣。陶憲曾曰、「三家者、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也、五十篇者、書入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入揚雄二十八篇、賦入揚雄八篇、凡五十篇、皆班氏所新入也。若禮入司馬法技巧入整翫、本在七略之內、互相出入、故於此不數也。」王氏補注省兵十家、見前。漢志而後、浸成四部、非本書所及論。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

劉歆七略	荀勗四部	王儉七志	阮孝緒七錄	隨書經籍志四部
<p>六藝 諸子 詩賦 兵書 方技 術數 其輯略 一種乃</p> <p>甲部 乙部 丙部</p>	<p>紀六藝及小學</p> <p>有諸子家及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p> <p>經典 諸子 文翰</p> <p>六藝小學史記 雜傳 今古諸子</p>	<p>經典 記傳 子兵</p> <p>六藝 史傳 子書</p>	<p>經典 經 史</p> <p>十三種六藝經 十三種史之所記</p>	

漢書藝文志講疏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

二百六十二

諸書之
總要漢
書藝文
志每類
緒論之
宋此抵

丁部

有史記舊事
皇覽雜事

有詩賦圖讖汲
冢書

軍書

詩賦

兵書

陰陽

陰陽及圖緯

方技

圖譜地域及圖
書道佛附合九
條

文集

文集
集

技術

數術

佛

三種
道經
佛經

道

十四種諸子